

k204.5

C43a1

中华野史



总 主 编：车吉心

副总主编：王育济

本卷主编：王育济

李肇翔



A0909204

泰 山 出 版 社

北梦琐言

[宋]孙光宪撰 陈尚君再补 聂安福整理

《北梦琐言》三十卷。北宋孙光宪撰。光宪(?——九六八),字孟文,自号葆光子,陵州贵平(今四川简阳县西南)人。初仕唐为陵州判官,后游荆渚,为荆南节度高从诲从事,累官至检校秘书兼御史大夫。入宋,授黄州刺史。光宪少好学,博通经史,所著《荆台集》、《巩湖编玩》、《笔偶集》、《橘斋集》、《蚕书》、《续通历》等均佚,仅《北梦琐言》一书存世。

此书述唐及五代十国间士大夫逸事,所述多载某人所说,自序云“每聆一事,未敢孤信,三复参校,然始濡笔”,故颇具史料参证价值。此书现存版本均仅二十卷,缺后十卷,主要有《稗海》本、《雅雨堂藏书》本、《四库全书》本、《云自在竟丛书》本等。其中《云自在竟丛书》本有缪荃荪所辑逸文四卷,今即以底本,以《四库全书》本今人林艾园校点本及中华书局版《太平广记》参校。另辑逸文二十一条为《再补》一卷附后。

序

唐自广明乱离,秘籍亡散。武宗已后,寂寞无闻,朝野遗芳,莫得传播。仆生自岷峨,官于荆郢。咸京故事,每愧面墙,游处之间,专于博访。顷逢故凤翔杨毗少尹,多话秦中平时旧说,常记于心。他日渚宫见元澄中允,款狎笑语,多符其说。元公谓旧族一二子弟曰:“诸贤生在长安,闻事不迨富春。此则存好问之所宏益也。”厥后每聆一事,未敢孤信,三复参校,然始濡毫。非但垂之空言,亦欲因事劝戒。三纪收拾筐篋,爰因公退,咸取编连。先以唐朝达贤一言一行列于谈次,其有事类相近,自唐至后唐、梁、蜀、江南诸国所得闻知者皆附其末,凡纂得事成三十卷。《禹贡》云:“云土梦作义。”《传》有“眈于江南之梦”。鄙从事于荆江之北,题曰《北梦琐言》,琐细形言,大即可知也。虽非经纬之作,庶勉后进子孙,俾希仰前事,亦丝麻中菅蒯也。通方者幸勿多诮焉。

卷一

唐宣宗皇帝好儒雅,每直殿学士从容,未尝不论

前代兴亡。颇留心贡举,尝于殿柱上自题曰“乡贡进士李某”。或宰臣(原本作“相”,据商本校改)出镇,赋诗以赠之,词皆清丽。凡对宰臣言政事,即终日忘倦。洎僖宗皇帝好蹴球、斗鸡为乐,自以能于步打,谓俳优石野猪曰:“联若作步打进士,亦合得一状元。”野猪对曰:“或遇尧舜禹汤作礼部侍郎,陛下不免且落第。”帝笑而已。原其所好优劣,即圣政可知也。

太尉李德裕幼(原本脱“幼”字,据“广记”一百七十五校增)神俊,宪宗赏之,坐于膝上,父吉甫每以敏辩夸于同列。武相元衡召之,谓曰:“吾于在家所嗜何书?”意欲探其志也。德裕不应。翌日,元衡具告吉甫,因戏曰:“公诚涉大痴耳。”吉甫归以责之,德裕曰:“武公身为帝弼,不问理国调阴阳,而问所嗜书。书(原本脱“书”字,据《广记》校增)者,成均礼部之职也。其言不当,所以不应。”吉甫复告,元衡大惭,由是振名。

宣宗舅郑光敕赐云阳、鄠县两庄,皆令免税。宰臣奏恐非宜,诏曰:“朕以光元舅,欲优异之,初不细思,是免其赋。尔等每于匡救,必尽公忠。亲戚之间,人所难议。苟非爱我,岂尽嘉言。庶事(商本作“事事”)能如斯,天下何忧不治?有始有卒,当共守之。”寻罢。葆光子同僚尝买一庄,喜其无税,乃谓曰:“天下庄产,未有不征。”同僚以私券见拒。尔后子孙为县宰定税,求祈不暇。国舅尚尔,庶僚胡为。

武宗嗣位，宣宗居皇叔之行，密游外方。或止江南名山，多识高道僧人。初听政，谓宰相曰：“佛者，虽异方之教，深助理本，所可存而勿论，不欲过毁，以伤令德。”乃遣下诏。会昌中，灵山古迹招提弃废之地，并令复之，委长吏择僧之高行者居之，唯出家者不得忘度也。懿宗即位，唯以崇佛为事。相国萧仿、裴坦时为常侍谏议，上疏极谏，其略云：“臣等闻玄祖之道，用慈俭为先；素王之风，以仁义为首。相沿百世，作则千年。至圣至明，不可易也。如佛者，生于天竺，去彼王宫。割爱中之至难，取灭后之殊胜。名归象外，理出尘中，非为帝王所能慕也。”广引无益有损之义，文多不录，文理婉顺，与韩愈元和中上《请除佛骨表》不异也。懿皇虽听览称奖，竟不能止。末年迎佛骨，才至京师，俄而晏驾。识者谓大丧之兆也。

唐大中年，兖州奏：“先差赴庆州行营押官郑神佐阵没，其室女年二十四，先亡父未行营已前许嫁右骁雄军健李玄庆，未受财礼。阿郑知父神佐阵没，遂与李玄庆休亲，截发，往庆州北怀安镇收亡父遗骸，到兖州瑕丘县进贤乡与亡母合葬讫，便于茔内筑庐。”识者曰：“女子适边，取父遗骸合葬。烈而且孝，诚可嘉也。庐墓习子近俗，国不能禁，非也。”广引《礼记》而证之。

唐宣宗朝，日本国王子入贡，善围棋。帝令待诏顾师言与之对手。王子出本国如楸玉局、冷暖玉棋子。盖玉之苍者如楸玉色，其冷暖者言冬暖夏凉。人或说过，非也。王子至三十三下，师言惧辱君命，汗手死心始敢落指。王子亦凝目缩臂数四，竟伏不胜，回谓礼宾曰：“此第几手？”答曰：“其第三手也。”王子愿见第一手，礼宾曰：“胜第三可见第二，胜第二可见第一。”王子抚局叹曰：“小国之一不及大国之三。此夷人也，犹不可轻，况中国之士乎。”葆光子曰：“蜀简州刺史安重霸赍货无厌。部民有油客子者，姓邓，能棋，其力粗贍。安辄召与对敌。只令立侍，每落一子，俾其退立于西北牖下，俟我算路然后（《广记》二百四十三作“乃始”）进之，终日不下十数子而已。邓生倦立且饥，殆不可堪。次日又召，或有讽邓生曰：‘此侯好赂，本不为棋，何不献效（《广记》作“赂”）而自求退？’邓生然之，以（《广记》作“献”）中金十铤获免，良可笑也。”

大中时，工部尚书陈商《立汉文帝废丧议》、《立春秋左传学议》，以“孔圣修经，褒贬善恶，类例分明，法家流也。左丘明为鲁史，载述时政。惜忠贤之泯灭，恐善恶之失坠。以日系月，修其职官。本非扶助圣言，缘饰经旨，盖太史氏之流也。举其《春秋》则明白而有实，合之《左氏》则丛杂而无征。杜元凯曾不思夫子所以为经当与《诗》《书》《周易》等列，丘明所以为史当与司马迁、班固等列，取二义乖刺不侔之语参而贯之，故微旨有所未周，疏章有所未一。”文多不载。又睹（各本无“睹”字）吴郡陆龟蒙亦引

啖助、赵匡为证，正与陈工部义同。葆光子同僚王公贞范精于《春秋》，有驳正元凯之谬，条绪甚多，人咸讶之。独鄙夫尝以陈、陆、啖、赵之论窃然之，非苟合也，唯义所在。

白少傅居易文章冠世，不跻大位。先是刘禹锡大（原本作“太”，据高本校改。按文宗年号大和，现存石刻可证）和中为宾客时，李太尉德裕同分司东都。禹锡谒于德裕曰：“近曾得《白居易文集》否？”德裕曰：“累有相示，别令收贮，然未一披。今日为吾子览之。”及取看，盈其箱笥，没于尘坭。（《广记》二百四十四作“箱笥盈溢，尘土蒙覆。”）既启之而复卷之，谓禹锡曰：“吾于此人不足久矣。其文章精绝，何必览焉。但恐回吾之心，所以不欲观览。”（原本脱六字，据《广记》校增）其见抑也如此。衣冠之士并皆忌之，咸曰：“有学士才，非宰臣器。”识者于其答制中见经纶之用，为时所排，比（原本作“此”，据吴钞本校改）贾谊在汉文之朝不为卿相知。人皆惜之。葆光子曰：“李卫公之抑忌白少傅，举类而知也。初文宗命德裕论（原本脱“论”字，据吴钞本校增）朝中朋党，首以杨虞卿、牛僧孺为言。杨、牛即白公密友也。其不引翼，义在子斯，非抑文章也，虑其朋比而制掣也。”

相国牛僧孺，字思黯，或言牛仙客之后，居宛叶之间。少单贫，力学，有倜傥之志。唐永贞中，擢进士第，时与同辈过政事堂。宰相谓曰：“扫厅奉候。”僧孺独出曰：“不敢。”众耸异之。元和初登制科，历省郎、中书舍人、御史、中书门下平章事、扬州、建州两镇、东都留守、左仆射。先是，撰《周秦行记》，李德裕切言短之。大中初卒，未赐谥。后白敏中入相，乃奏定谥曰“简”，白居易曰“文”。葆光子曰：“僧孺登庸在德裕之先，又非忌才所能掩抑。今以牛之才术比李之功勋，自然知其臧否也。且《周秦行记》非所宜言，德裕著论而罪之，正人览记而骇之。勿谓卫公掩贤妒善，牛相不罹大祸，亦幸而免。”

唐大中末，相国令狐绹罢相，其子滴应进士举在父未罢相前，预拔文解及第。谏议大夫崔瑄（原本作“宣”，据《唐书》列传枝改。下者亦作“彦”）上疏，述滴弄父权，势倾天下，以“举人文卷须十月前送纳，岂可父身尚居于枢务，男私拔其解名，干挠主司，侮弄文法？恐奸欺得路，孤直杜门”云云，请下（原本作“在”，据高本校改）御史台推勘。疏留中不出。葆光子曰：“令狐公在大中之初，倾陷李太尉，唯以附会李绅而杀吴湘。又擅改元和史，又言赂遗阉宦，殊不似德裕立功于国，自俭立身。摘其小瑕，忘其大美。泊身居岩庙，别无所长，谏官上章可见之矣。与朱崖之终始殆难比焉。”

唐大（原本作“太”，据高本校改）和中，李德裕镇浙西。有刘三复者，少贫苦学，有才思。时中人赍御书至以赐德裕，德裕试其所为，谓曰：“子可为我草表，能立就（一作“构”）或归以创之。”三复

曰：“文理贵中不贵其速。”德裕以为当言。三复又请曰：“渔歌樵唱皆传公述作，愿以文集见示。”德裕出数轴与之。三复乃体而为表，德裕嘉之，因遣诣阙求试，果登第，历任台阁。三复能记三生事，云曾为马。马（原本脱下“马”字，据《广记》三百八十七校增）常患渴，望驿而嘶，伤其蹄则心连痛。后三复乘马过硤确之地必为缓轡，轡有（原本作“有轡”，据《广记》校改）石必去之。其家不施门限，虑伤马蹄也。其子邺敕赐及第，登廊庙，上表雪德裕以朱崖神柩归葬洛中，报（原本有“其”字，据《广记》校削）先恩也。士大夫美之。

杜郊公惊，司徒佑之孙，父曰从郁，历遗补畿令。惊尚宪宗岐阳公主，累居大镇，复居廊庙。无他才，未尝延接寒素，甘食窃位而已。有朝士貽书于惊曰：“公以硕大敦庞之德，生于文明之运。矢厥谏猷，出入隆显。”极言讥之，文多不录。时人号为秃角犀。凡莅藩镇，未尝断狱，系因死而不问，宜其责之。呜呼！处高位而妨贤，享厚禄以丰已。无功于国，无德于民。富贵而终，斯又何人也！子孙不享，何莫由斯？

唐文宗皇帝谓宰相曰：“太宗得魏征采拾阙遗，弼成圣政。今我得魏谟，于疑似之间必极匡谏。虽不敢希及正（原本作“贞”。据商本校改。按：“贞”改“正”，系存宋本旧式）观之政，庶几处无过之地。今授谟右补阙，委舍人善为之词。又问谟曰：“卿家有何图书？”谟曰：“家书悉无，唯有文贞公笏在。”文宗令进来。郑覃在侧，曰：“在人不在笏。”文宗曰：“卿浑未晓。但‘甘棠’之义，非要笏也。”

卷二

咸通中，进士皮日休进书两通。其一请以孟子为学科，其略云“臣闻圣人之道不过乎经，经之降者不过乎史，史之降者不过乎子。子（原本脱下“子”字，据《广记》四百九十九校增）不异道者，孟子也。舍是而诸（原本脱“诸”字，据《广记》校增）子者必斥乎经史，为圣人之贼也”云云。文多不载。请废庄列之书，以孟子为主。有能通其义者，其科选请（原本脱“请”字据《广记》校增）同明经也。其二请以韩文公愈配飨太学，其略曰“臣闻圣人之道不过乎求用。用子生前则一时可知也，用于死后则万世可知也”云云。又云：“孟子、荀卿翼辅（原本作“传”，据吴钞本校改）孔道，以至于文中子。文中之道旷矣，其几于室授者唯韩愈焉（《广记》作“能嗣其美者，其唯韩愈乎”）。蹴及杨墨，蹂践释老，故得孔道，炳然如日星焉。吾唐以来，一人而已。苟不得在二十一贤之数，则典礼未为备也。”日休先字逸少，后字袭美，襄阳竟陵人也。业文隐鹿门山，号醉吟先生。窃比大圣，榜未及第。礼部侍郎郑愚以其貌

不扬，戏之曰：“子之才学甚富，如一目（原本作“目”，下同。据刘钞本校改）何？”休对曰：“侍郎不可以一目废二目。”谓不以人废言也。举子咸推伏之。官至国子博士。寓苏州，与陆龟蒙为文友。著《文藪》十卷，《皮子》三卷，人多传之（原本脱四字，据吴钞本校增）。黄寇中遇害，其子为钱尚父吴越相。

宣宗时，相国令狐绹最受恩遇而怙权，尤忌胜己。以其子漓不解而第，为张云、刘蛻、崔瑗叠上疏疏之。宣宗优容，绹出镇维扬，上表诉之冤，其略云：“一从先帝久次中书，得臣恩者谓臣好，不得臣恩者谓臣弱。臣非美酒美肉，安能啖众人之口？”时以执己之短，取消于人。或云曾以故事访于温岐，对以其“事出《南华》”，且曰：“非僻书也，或冀相公燮理之暇时宜览古。”绹益怒之，乃奏岐有才无行，不宜与第。会宣宗私行为温岐所忤，乃授方城尉。所以岐诗云：“因知此恨人多积，悔读《南华》第二篇。”又李商隐，绹父楚之故吏也，殊不展分，商隐憾之，因题厅阁，落句云：“郎君官重施行马，东阁无因许再窥。”亦怒之。官（原本有“只”字，据商本校削）止使下员外也。江东罗隐亦受知于绹，毕竟无成，有诗《哭相国》云：“深恩无以报，底事是柴荆。”以三才子怨望，即知绹之遗贤也。

唐田弘正之领镇州，三军杀之而立王庭凑，即王武俊支属也。庭凑生于别墅，尝有鸠数十只朝集庭树，幕集檐下。有里人骆德播异之。及长，骈胁，善阴符鬼谷之书。历军职，得土心。曾使河阳回，在中路以酒困寝于路隅，忽有一人荷策而过，熟视之，曰：“贵当列土，非常人也。”仆者寤以告庭凑，庭凑驰数里及之，致敬而问，自云“济源骆山人也。向见君鼻中之气，左如龙而右如虎。龙虎气交王在今秋，子孙相继满一百年。”又云：“家之庭合有大树，树及于堂，是其兆也。”是年果为三军扶立为留后，归别墅而庭树婆娑，暗庇舍矣。墅西飞龙山神，庭凑往祭之。将及祠百步，有人具冠冕折腰于庭凑。及入庙，神乃侧坐。至今面东，庙宇尚存焉。庭凑清俭公正，忠于朝廷，勤于军民，子孙世嗣为镇帅。至朱梁时，王鎔封赵王，为部将张文礼灭之。

唐马植相公曾镇安南，安抚军民，怀柔蛮獠，度珠池，尚俭素。李琢后镇是邦，用法大酷，军城远出而属南蛮，六七年间，劳动兵役。咸通七年，高骈收复之。先是，荆、徐间役征拒蛮，人甚苦之。有举子闻许卒二千没于蛮乡，有诗刺曰：“南荒不择吏，致我交趾覆。联绵三四年，致我交趾辱。儒者斗则退，武者兵益黠。军容满天下，战将多金玉。刮得齐民疮，分为猛士禄。雄雄许昌师，忠武冠其族。去为万骑风，住为一川肉。时有践卒回，千门万户哭。哀声动间里，怨气成山谷。谁能听鼓声，不忍看金镞。念此堪泪流，悠悠颍川绿。”吟此诗有以见（一作“知”）失于授任，为国家生事。大东之苦，斯其类乎。

安南高骈奏开本州海路。初交趾以北距南海，有水路，多覆巨舟。骈往视之，乃有横石隐隐然在水中，因奏请开凿以通南海之利。其表略云：“人牵利楫，石限横津。才登一去之舟，便作九泉之计。”时有诏听之，乃召工者啖以厚利，竟削其石。交广之利民至今赖以济焉。或言骈以术假雷电以开之，未知其详。葆光子尝闻闽王王审知患海岸石确为舟楫之梗，一夜梦吴安王（即伍子胥也）许以开导，乃命判官刘山甫躬往祈祭。三奠才毕，风雷勃兴。山甫凭高观焉，见海中有黄物，可长千百丈，奋跃攻击。凡三日，晴霁，见石港通畅，便于泛涉。于时录奏，赐名甘棠港。即渤海假神之力又何怪焉？亦号此地为天威路，实神功也。（按：王审知开港事又见卷七较详于此）

咸通中，礼部侍郎高湜知举，榜内孤贫者公乘亿赋诗三（一作“二”）百首，人多书于屋壁。许棠有《洞庭诗》尤工，诗人谓之“许洞庭”。最奇者有聂夷中，河南中都人，少贫苦，精于古体，有《公子家》诗云：“种花于西园，花发青楼道。花下一禾生，去之为恶草。”又《咏田家》诗云：“父耕原上田，子斫山下荒。六月禾未秀，官家已修仓。”又云：“锄禾当日午，汗滴禾下土。谁念盘中餐，粒粒皆辛苦。”又云：“二月卖新丝，五月粜新谷。医得眼前疮，剜却心头肉。我愿君王心，化为光明烛。不照绮罗筵，只照逃亡屋。”所谓言近意远，合《三百篇》之旨也。盛得三人，见湜之公道也。葆光子尝有同僚示我调举时诗卷，内一句云“科松为荫花”，因讥之曰：“贾浪仙云：‘空庭唯有竹，闲地拟栽松。’吾子与贾生，春兰秋菊也。”他日赴达官牡丹宴，栏中有两松对植，立命斧斫之，以其荫花。此侯席上于愚有得色，默不敢答，亦可知也。

王文懿公起三任节镇，扬历省寺，赠守太尉。文宗颇重之，曾为诗写于太子之笏以扬之，又画仪形于便殿，师友目之曰“当代仲尼”。虽历外镇，家无余财。知其甚贫，诏以仙韶院乐官逐月俸钱五百贯给之。起昧于理家，俸入其家，尽为仆妾所有，老年寒馁，故加给焉。于时识者以起不能陈迹而与伶人分俸，利其苟得，此为短也。葆光子曰：“士人之家唯耻货殖，至于荷畚执耒，灌园鬻蔬，未有禄以（原本脱“以”字，据吴钞本校增）代耕，岂空器而为养？安可忘甘苦不迫晨昏？今之世禄器薄，不能撙节，稍丰则饬其狗彘，少歉则困彼妻孥，而云安贫，吾无所取。唯衣与食，所谓切身。悦德望名品未若王相国者，得不思俭而足用乎。”

卷三

唐相国李太尉德裕抑退浮薄，奖拔孤寒。于时朝贵朋党，掌武破之，由是结怨。而绝于附会，门无宾

客。唯进士卢肇，宜春人，有奇才，每谒见，许脱衫从容。旧例礼部放榜，先禀朝廷，恐有亲属言荐。会昌三年，王相国起知举，先白掌武。乃曰：“某不荐人，然奉贺今年榜中得一状元也。”起未喻其旨，复进亲吏于相门侦问，吏曰：“相公于举子中独有卢肇久接从容。”起相曰：“果在此也。”其年卢肇为状头及第。时论曰：卢虽受知于掌武，无妨主司之公道也。

唐相毕诚，吴乡人，词学器度冠于侪流。擢进士，未遂其志，尝谒一受知朝士者，希为改名，以期亨达。此朝士讥其龌贾之子。请改为字相国，忻然受而谢之。竟以此名登第，致位台辅。前之朝士惭悔交集也。

唐段相文昌家寓江陵。少以贫窶修进，常患口食不给，每听曾口寺斋钟动辄诣谒餐，为寺僧所厌。自此乃斋后扣钟，冀其晚届而不逮食也。后入登台座，连出大镇，拜荆南节度，有诗《题曾口寺》云“曾遇闍黎饭后钟”，盖为此也。富贵后打金莲花盆盛水濯足，徐相商致书规之，邹平曰：“人生几何，要酬平生不足也。”夏侯孜相国未偶，伶俜风尘，蹇驴无故坠井。每及朝士之门，舍逆旅之馆，多有齟齬，时人号曰“不利市秀才”。后登将相。何先塞而后通也。（或云王播相公未遇，题扬州佛寺诗。及荆南人云是段相。亦两存之）

唐李固言生于凤翔庄墅，雅（一作“惟”）性长厚，未习参谒。始应进士举，舍于亲表柳氏京第。诸柳昆仲率多戏谑，以相国不谙人事，俾习趋揖之仪。俟其罄折，密于巾上帖文字云“此处有屋僦赁”。相国不觉，及出，朝士见而笑之。许孟容守常侍，朝中鄙此官，号曰“貂郤”，固不能为人延誉也。相国始以所业求知谋于诸柳，诸柳与导行卷去处，先令投谒许常侍。相国果诣骑省，高阳公惭谢曰：“某官绪极闲冷，不足发君子声采。”虽然，已藏之于心。又睹巾上文字，知其朴质无何。来年许公知礼闱，李相国居状头及第。是知柳氏之戏侮，足致陇西之速遇也。

杜郊公僚位极人臣，富贵无比。尝与同列言平生不称意有三：其一为澧州刺史，其二贬司农卿，其三自西川移镇广陵，舟次瞿塘，左右为骇浪所惊，呼唤不暇，渴甚，自泼汤茶吃也。镇荆州日，诸院姊妹多在渚宫寄寓，贫困尤甚，相国未尝拯济。至于节腊，一无沾遗。有乘肩舆至衙门诟骂者，亦不省问之。凡莅方镇，不理狱讼。在凤翔泊西川，系囚毕政，无轻重，任其殍殍。人有从剑门拾得裹漆器文书，乃成都具狱案牍。略不垂愍，斯又何心哉！（未尝荐贤，时号秃角犀。按：“秃角犀”已见卷一）

李太师光颜以大勋康国，品位穹崇。爱女未聘，幕僚谓其必选佳婿，因从容语次，盛誉一郑秀才词学门阀人韵风流异常，冀太师以子妻之。他日又言之，太师谢幕僚曰：“李光颜一健儿也，遭遇多（一作

“君”）难，偶立微功，岂可妄求名族，以掇流言（原本脱四字，据《广记》四百五十七校增）乎？某已选得一佳婿，诸贤未见。”乃召一（原本脱“一”字，据《广记》校增）客司小将指之曰：“此即某女之匹也。”超三五阶军职，厚与金帛而已。从事许当曰：“李太师建定难之勋，怀弓藏之虑。武宁保境，止务图存。而欲结援名家，非其志也。与夫必娶高国（原本脱四字，据《广记》校增），求婚王谢，何其远哉！”（王特尚书与太师宅重叠姻戚，常语之）

王文公凝清修重德，冠绝当时。每就寝息，必叉手而卧，虑梦寐中见先灵也。食傅饘面，不过十八片。曾典绛州，于时司空图侍郎方应进士举，自别墅到郡谒见，后更不访，亲知闾吏遽司空秀才出郭矣。或人郭访亲知，即不造郡斋。邛邛知之，谓其专敬，愈重之。及知举日，司空一捷列第四人登科，同年讶其名姓甚暗，成事（原本作“所困”，据《广记》一百八十三校改）太速，有鄙薄者号为“司徒空”。邛邛知有此说，因召一榜门生（原本作“人”，据《广记》校改）。开筵宣言于众曰：“某叨忝文柄，今年榜帖全为司空先辈一人而已。”由是声采益振。尔后为御史分司。旧相卢公携访之，乃留诗曰：“氏族司空贵，官班御史雄。老夫如且在，未可叹途穷。”其为名德所重也如此。

唐相国刘公瞻，其先人讳景，本连州人。少为汉南郑司徒掌笈，因题商山驿侧泉石，荥阳奇之，勉以进修，俾前驿换麻衣执贽之。后致解荐，擢进士第，历台省。瞻相孤贫有艺，虽登科第不预急流。任大理评事日，馆粥不给，尝于安国寺相识僧处谒餐，留所业文数轴置在僧几。致仕刘军容玄冀（原本脱二字，据《广记》二百六十五校增）游寺，见此文卷，甚奇之。怜其贫窶，厚有济恤。又知其连州（一作“山”）人，朝无强援，谓僧曰：“某虽闲废，能为此人致宰相。”尔后授河中少尹，幕僚有贵族浮薄者蔑视之。一旦有命征入，蒲尹张筵而祖之。浮薄幕客呼相国为尹公，曰：“归朝作何官职？”相国对曰：“得路即作宰相。”此郎大笑之，在席亦有异其言者。自是以水部员外知制诰，相次人翰林，以至大拜也。（王屋匡一上人细语之）

唐相国李公福河中永乐有宅，庭槐一本抽三枝，直过当舍屋脊，一枝不及。相国同堂昆弟三人，曰石、曰程，皆登宰执，唯福一人历镇使相而已。近者石晋朝赵令公莹家庭有橘枣，树婆娑异常，四远俱见。有望气者诣其邻里，问人云：“此家合有登宰辅者？”里叟曰：“无之。然赵令先德小字相之儿，得非此应乎？”术士曰：“王气方盛，不在身，当其子孙。”尔后中令由太原判官大拜，出将人相，则前言果效矣。凡士之宦达非止一途，或以才升，或以命遇，则盛衰之气亦随人而效之。向者槐枣异常，岂非王气先集耶？不然，何荣茂挺特拔耸之如是也？（陇西事得于李载仁大夫，天水事得于长阳宰康张，甚详悉也）

唐渤海王太尉高公骈镇蜀日，因巡边至资中郡，舍于刺史衙。对郡山顶有开元佛寺，是夜黄昏，僧徒（原本脱“徒”字，据《广记》四百九十九校增）礼赞螺呗间作。渤海命军候悉擒械之，来晨笞背斥逐，召将吏而谓之曰：“僧徒礼念亦无罪过，但以此寺十年后有秃丁数千作乱，我故（原本脱“故”字，据《广记》校增）以是厌之。”其后土人皆髡发执兵号大髡小髡，据此寺为寨，陵胁州将。果叶渤海之言：时称骈好妖术，斯亦或然之验与（原本脱十三字，据《广记》校增。得于资中处士王迢）。

唐王中令铎重德名家，位望崇显，率由文雅，然（原本脱“然”字，据刘鈔本校增）非定乱之才。镇渚官为都统，以御黄巢寇兵渐近。先是，赴镇以姬妾自随，其内未行，本以妒忌。忽报夫人离京在道，中令谓从事曰：“黄巢，渐以南来，夫人又自北至。旦夕情味，何以安处？”幕僚戏曰：“不如降黄巢。”公亦大笑之。洎荆州失守，复把潼关。黄巢差人传语云：“令公儒生，非是我敌。请自退避，无辱锋刃。”于是弃关随僖皇播迁于蜀。再授都统，收复京都，大勋成，竟罹非命。时议曰：“黄巢过江，高太尉不能拒捍，岂王中令儒儒所能应变乎？”落都统后有诗，其要云：“敕（一作贴）诏已闻来阙下，檄书犹未遍军前。”亦志在其中也。（黄巢起广州，自号义军百万都统，上表先陈犯阙之意，其词云：“僬僬归降，必有升奖。”朝廷耻笑）

唐路侍中严，风貌之美为世所闻。镇成都日，委执政于孔目吏边威，日以妓乐自随，宴于江津。都人士女怀掷果之羞，虽卫玠、潘岳不足为比。善巾裹，蜀人见必效之。后乃剪纱巾之脚以异于众也。间巷有裒服修容者，人必讥之曰：“尔非路侍中耶？”尝过鸛豚之肆，见侏豕者谓屠者曰：“此豚端正，路侍中不如。”用之比方，良可笑也。以官妓行云等十人侍宴。移镇渚宫日，于合江亭离筵赠行云等《感恩多》词，有“离魂何处断，烟雨江南岸”，至今播于倡楼也。

薛能尚书镇郢州，见举进士者必加异礼（商本作“礼异”）。李勋尚书先德为衙前将校，八座方为客司小子弟，亦负文藻，潜慕进修，因舍归田里。未逾岁，服麻衣，执所业于元戎。左右具白其行止，不请引见。元戎曰：“此子慕善，才与不才，安可拒之？某今自见其人质清秀，复览其文卷，深器重之。”乃出邮巡职牒一通与八座先德，俾罢职司闲居，恐妨令子脩进。尔后果策名第，扬历清显，出为郢州节度也。（八座事得之王屋山僧匡一甚详。近代进士赵观文、桂州小军杜状元及第乃才举也。原本脱“之”字，据商本校增）

唐郑愚尚书，广州人，雄才奥学，擢进士第，扬历清显，声称烜（一作“赫”）然。而性本好华，以锦为半臂。崔魏公铤镇荆南，荥阳除广南节制，经过，魏公以常礼延遇。荥阳举进士时未尝以文章及魏公门，此日于客次换麻衣，先贽所业。魏公览其卷

首，寻已赏叹至三四，不觉曰：“真销得锦半臂也。”又以魏公故相，合具军仪延参，不得已而受（原本作“授”，据《广记》二百二校改）之。魏公曰：“文武之道备见之矣。”其钦服形于辞色也。或曰荥阳因醉眠，左右见一白猪。盖杜征南蛇吐之类。

唐相国韦公宙善治生，江陵府东有别业，良田美产，最号膏腴，而积稻如坻，皆为滞穗。咸通（原本作“大中”，据《广记》四百九十九校改。按：韦宙镇广州，史无年月。沈炳震《方镇表》列入懿宗初年，与《广记》合）初，除广州节度使。懿（原本作“宣”，据《广记》校改。下同）宗以番禺珠翠之地，垂贪泉之戒。京兆从容奏对曰：“江陵庄积谷尚有七千（原本作“十”，据《广记》校改）堆，固无所贪。”懿皇曰：“此可谓之足谷翁也。”

唐李当尚书镇南梁日，境内多有朝士庄产，子孙侨寓其间，而不肖者相效为非。前政以其各有阶缘，弗克禁止，闻巷苦之。八座严明有断，处分宽织篋笼，召其尤者，诘其家世谱第，在朝姻亲。乃曰：“郎君籍如是地望，作如此行止，无乃辱于存亡乎？今日所惩，贤亲眷闻之，必赏老夫勉旃。”遽命盛以竹笼沉于汉江。由是其儆惕息，各务戢敛也。崔珙侍御史寄荆州，二子凶恶。节度使刘都尉判之曰：“崔氏二男，荆南三害，不免行刑也。”

唐吴行鲁尚书，彭州人。少年事内官西门军容（按：此西门思恭也），小心畏慎，每夜常温（原本作“温濯”，据《广记》二百七十五校改）溺器以奉之，深得中尉之意。或一日为洗足，中尉以脚下文理示之曰：“如此文理，争教不作十军容使。”行鲁拜曰：“此亦无凭，某亦有之，何为常（原本脱三字，据《广记》校增）执厮仆之役。”乃脱屣呈之。中尉嗟叹谓曰：“汝但忠孝，我终为汝成之。”尔后假以军职除彭州刺史，卢耽相公表为西川行军司马（原本作为“卢耽相公西川行军司马”，据《广记》校改）御蛮有功，历东、西川、山南三镇节旄。《除西川制》云：“为命代之英雄，作人中之祥瑞。”讥之也。历图南为西川副使，随府罢职，行鲁欲延辟之。图南素薄行鲁，闻之大笑曰：“不能剪头剃面而趋侍健儿乎。”自使院乘马不归私第，直出北郭，家人遽结束而追之。张云起居为成都少尹，常出轻言，为行鲁酖杀之。

唐崔侍中安潜崇奉释氏，鲜茹荤血。唯于刑辟常自躬亲，虽僧人犯罪未尝屈法。子厅事前虑因必温颜恤侧以尽其情，有大辟者俾先示以判语，赐以酒食，而付于法。镇西川三年，唯多蔬食。宴诸司，以面及蒟蒻之类染作颜色，用象豚肩羊臠脍炙之属，皆逼真也，时人比于梁武。而频于宅使堂前弄傀儡子，军人百姓穿宅观看，一无禁止。而中壶预政，以玷盛德，惜哉！

唐刘舍人蛻，桐庐人。早以文学应进士举，其先德戒之曰：“任汝进取，穷之与达，不望于汝。吾若没后，慎勿祭祀。”乃乘扁舟以渔钓自娱，竟不知其

所适（不审是隐者为复是渔师，莫晓其端倪也）。紫微历登华贯，出典商於，霜露之思，于是乎止。临终亦戒其子，如先考之命。蜀礼部尚书纂即其息也，尝与同列言之。君子曰：名教之家（一作“中”）重于丧祭。刘氏先德是何人斯？苟同隐逸之流，何伤菽水之礼。紫微以儒而进，爵比通侯，遵乃父之绪言，紊先王之旧制，以时（一作“报本”）之敬能便废乎？大彭通人，抑有其说，时未喻也。

大中四年，进士冯涓登第，榜中文誉最高。是岁，新（原本作“暹”，据《广记》一百六十五校改）罗国起楼，厚资金帛，奏请撰记，时人荣之。初除（原本作“官”，据《广记》校改）京兆府参军，恩地即杜相申权也。杜有江西之拜，制书未行，先召长乐公密话，垂延辟之命，欲以南昌笺奏任之，戒令勿泄。长乐公拜谢辞出宅，速鞭而归于通衢。遇友人郑赉，见其喜形于色，驻马恳诘。长乐遽以恩地之辟告之，荥阳寻捧刺诣京兆门谒贺，具言得于冯先辈也。京兆嗟愤而鄙其浅露。洎制下开幕，冯不预焉。心绪忧疑，莫知所以。廉车发日，自霸桥乘肩舆，门生咸在。长乐拜别，京兆公长揖冯曰：“勉旃。”由是器浮之誉遍于播绅，竟不通显。中间有涉交通中贵，愈招清议，官止祠部郎中、眉州刺史，仕蜀至御史大夫。

唐咸通中，荆州（原本作“中”，据《广记》二百五十六校改）有书生号唐五经者，学识精博，实曰鸿儒。旨趣甚高，人所师仰，聚徒五百辈，以束脩自给，优游卒岁，有西河济南之风，幕寮多与之游。常谓人曰：“不肖子弟有三变：第一变为蝗虫，谓鬻庄而食也；第二变为蠹鱼，谓鬻书而食也；第三变为大虫，谓卖奴婢而食也。三食之辈，何代无之？”

薛保逊，名家子，恃才与地，凡所评品，士子以之升降，时号为“浮薄相国”。夏侯孜（一作“公”）尤恶之。其堂弟因名保厚以异之，由是不睦。内子卢氏与其良人操尚略同，因季父薛监来省，卢新妇出参。俟其去后，命水涤门阈。薛监知而大怒，经宰相疏之。保逊因谪授澧州司马，凡七年不代。夏侯孜（一作“公”）出镇，魏相谩登庸，方有征拜而殒于郡。愚曾睹薛文数幅，其一云：“钱交亲于灞上，止逆旅氏，见数物象人。诘之，口辄动，皆云江淮岭表州县官也。呜呼，天之生民，为此辈笞撻。”又《观优》云：“绯胡折窄（《广记》二百六十六作“推窄”）。莽转而出。众人皆笑，唯保逊不会。”其轻物皆此类也。卢虔灌罢夔州，以其为姊妹夫，径至澧州慰省，回至邮亭，回望而笑曰：“岂意薛保逊一旦接军事李判官，打《杨柳枝》乎！”（澧州老军将周筠，旧曾服事，备言之）

蜀之士子莫不酤酒，慕相如涤器之风也。陈会郎中家以当炉为业，为不扫街，官吏殴之。其母甚贤，勉以修进，不许归乡，以成名为期。每岁粮粮纸笔衣服仆马皆自成都贡致。郎中业八韵，唯《螳螂赋》大行。大（原本作“太”，据商本校改）和元年及第，

李相固言览报状，处分廨界，收下酒旆，阖其户，家人犹拒之。逡巡贺登第，乃圣善奖训之力也。后为白中令子婿，西川副使，连典彭、汉两郡而终。

唐刘仆射崇龟以清俭自居，甚招物论。尝召同列餐苦菜饼，朝士有知其矫，乃潜问小苍头曰：“仆射晨餐何物？”苍头曰：“泼生吃了也。”朝士闻而哂之。及（原本作“又”，据《广记》二百三十八校改）镇番禺，效吴隐之为人。京国亲知贫乏者颀俟濡救，但画荔枝图，自作赋以遗之。后薨于岭表。扶护灵柩经渚宫，家人鬻海珍珠翠于市，时人讥之。

唐赵大夫崇凝重（原本脱“重”字，据商本校增）清介，门无杂宾，慕王濛、刘真长之风也。标格清峻（原本作“质堂堂”，据《广记》五百校改）不为文章，号曰无字碑。每遇转官，旧例各举一人自代，亚台未尝举人，云：“朝中无可代己也。”世亦以此少之。梁相张策尝为僧，返俗应举。亚台鄙之。或曰：“刘轲、蔡京得非僧乎？”亚台曰：“刘、蔡辈虽作僧，未为人知，翻然贡艺，有何不可？张策衣冠子弟，无故出家，不能参禅访道，抗迹尘外，乃于御帘前进诗，希望恩泽。如此行止，岂掩人口。某十度知举，十度斥之。”清河公乃东依梁主而求际会，盖为天水拒弃，竟为梁相也。

卷四

唐襄州赵康凝令公世勋嗣袭，人质甚伟，酷好修饰，前后垂镜以整冠帔，往往以家讳刑人。相国崔胤出镇湖南，由岷首。赵令逢迎开宴，崔相从容而规之曰：“闻令公以文字刑人，甚无谓也。闻名心矍（原本作‘矍’，据商本校改），但有矍矍，岂可笞责及人耶？”俄而近侍以红拂子于巾巾上拂之，相国又曰：“此尤不可也。”陪僚俯首而已。天水其后汉南失守，已而奔吴，路由夏口，杜洪念公郊迓，以主座逊之，遽尸其位。其不识去就，皆此类也，竟罹祸于淮甸宜乎。

唐薛尚书能以文章自负，累出戎镇，常郁郁叹息（原本作“惜”，据《广记》二百六十五校改）。因有诗谢淮南寄天柱茶，其落句云：粗官乞与真抛却，赖有诗名合得尝。意以节将为粗官也。镇许昌日，幕吏咸集，令其子具囊鞬参诸幕客，幕客怪惊，八座曰：“俾渠消灭。”时人以为轻薄也（原本脱“也”字，据商本校增）。盖不得本分官，矫此以见志，非轻薄乎（原本作“也”，据商本校改）？

唐相国孙公偓宽裕通简，不事矫异，常语于亲友曰：“凡人许己，务在得中。但士行无亏，不必太苦。以我之长彰彼之短，以我之清彰彼之浊，幸勿为之。”后滴居衡山，情抱坦然，不以放逐而怀戚戚。每对客座，而厮仆辈纷诟殴曳，仆于面前。相国凝然似无所睹，谓客曰：“若以怒心逢彼，即方寸自挠矣。”其性

（商本作“伟”）度皆此类也。相国曾乘輶至蜀，诣杜光庭先生受箓，乃曰：“尝遇至人，话及时事，每有高栖之约。”尔后虽登台辅，竟出官于南岳，有诗《寄杜先生》，其要句云：“蜀国信难遇，楚乡心更愁。我行同范蠡，师举效浮丘。他日相逢处，多应在十洲。”唐末朝达濯谷水白马驿之祸，唯相国获免焉。

唐柳大夫玘直清重德，中外惮之。谪授泸州郡守，先诣东川庭参，具囊鞬，元戎顾相彦朗坚却之。亚台曰：“朝廷本用见责，此乃军府旧仪。”顾公不得已而受之。赴任，路由渝州，有牟磨秀才者，即都校牟居厚之子。文采不高，执所业谒见，亚台奖饰甚勤。甥侄从行以为牟于卷轴不消见遇，亚台曰：“巴蜀多故，土豪偃起。斯乃押衙之子，独能慕善，苟不诱进，渠即退志。以吾称之，人必荣之。由此灭三五员草贼，不亦善乎。”子弟窃笑而服之。

唐末朝廷围太原不克，以宰相张浚为都统，华帅韩建为副使。泽潞孙揆尚书以本道兵会伐，军容使杨复恭与张相不叶，逗挠其师，因而自溃，由是贬张相为绣州牧。孙尚书为太原所执，诟骂元戎李克用以狗猪代之（商本作“以奴犬待之”）。李公大怒，俾以锯解，虽加苦楚而锯齿不行。八座乃谓曰：“死狗猪！解人须用板夹，然后可得行，汝何以知之。”由此施板而锯。方行未绝间，骂声不歇。何乃壮而不怖！斯则君子之儒必有勇也。近者刘知俊自梁奔秦，自秦奔蜀，骁暴之声，天下咸闻焉。蜀先生坐其惨酷而诛之，受戮日，章皇万端，乞命不暇。行刑者嗟而笑之。比孙帅何勇怯之不俾也（孙揆尚书少年不慧，涕泪狼籍，蒙然而已。十五岁适然一变，非唯时俊，乃烈士也）。

唐崔相国慎猷廉察浙西日，有瓦棺寺持《法华经》僧为门徒。或有术士言相国面上气色有贵子。问其妊娠之所在，夫人泣妾膝间皆无所见。相国徐思之，乃召曾侍更衣官妓而示术士，曰：“果在此也。”及载诞日，腋下有文，相次分明，即瓦棺僧名也，因命其小字缙郎。年七岁尚不食肉，一日有僧请见，乃掌其颊谓曰：“既爱官爵，何不食肉？”自此方味荤血，即相国胤也。崔事一说云是终南山僧，两存之。

唐朱崖李太尉与同列款曲，或有征其所好者，掌武曰：“喜见未闻言、新书策。”崔魏公铤好食新饧头，以为珍美。从事开筵，先一夕前必到使院索新煮饧头也。杜鵑公每早食饧饭乾脯。崔侍中安潜好看斗牛。虽各有所美而非近利，与夫牙筹金埒、钱癖谷堆不亦远乎。

唐相国相家本寒微，其渭阳为太湖县伍伯（伍伯即今号杂职行杖者）。相国耻之，俾罢此役，为除一官。累遣致意，竟不承命。特除选人杨载宰此邑，参辞特于私第延坐与语，期为落此狼籍，津送入京。杨令到任，具达台旨。伍伯曰：“某下贱人也（原本脱二字，据《广记》四百九十九校增），岂有外甥为宰相耶？”杨令坚勉之，乃曰：“某每岁公税享六十缗事

例钱，苟无败阙，终身优渥。不审相公欲为致何官职？”杨令具以闻，相国叹赏，亦然其说，竟不夺其志也。近者蜀相庾公传（原本作“傅”，据刘鈔本校改。按《古今姓氏书辩证》，蜀人庾氏传美、传昌、传素、传言，他书或作“傅”，或作“博”，皆误。卷七亦作“传昌”）素与其从弟凝绩曾宰蜀州唐兴县，郎吏有杨会者，庾氏之昆弟深念之。洎迭秉蜀政，为杨会除长马以酬之。杨会曰：“某之吏役，远近皆知。忝冒为官，宁掩人口？岂可将数千家供待而博一虚名长马乎？”虽强假军职除授检校官，竟不舍县役，亦毕舅之次也。

唐杨蔚使君典洋州（《广记》一百五十八作“洋源”），道者陈休复每到州，多止于紫极宫。弘农甚思一见，而颍川辄便他适，乃谓道士曰：“此度更来，便须申报。”或一日再至，遽令申白，俄而州将拥席而至。方遂披揭，弘农曰：“向风久矣，幸获祇奉，敢以将来禄算为请，勿迓造次。”颍川呼人为卿，乃谓州牧曰：“卿三为刺史，了更无言。”州牧不悻，以其曾典两郡，至此三也，自是常以见任为终焉之所。尔后秩满无恙，不喻其言。无何，又授此州，亦终考限，罢后又除是郡。凡三任，竟殒于是邦。《三为刺史》之说果在于此乎。杨公季弟此为愚话之。

唐军容使田令孜擅权，有回天之力，尝致书于许昌为其兄陈敬瑄求兵马使职，节将崔侍中安潜不允。尔后崔公移镇。川，敬瑄与杨师立、牛勗、罗元果（原本作“与师立、牛勗、罗元果”，据《广记》二百八十九增改。按陈敬瑄、杨师立、牛勗、罗元果打球争三川见《通鉴》）以打球争三川，敬瑄获头筹，制授右蜀节旄以代崔公，中外惊骇。报状云陈仆射之命，莫知谁何。青城县弥勒会妖（商本作“祆”）人（弥勒会，北中金刚禅也）窥此声势，乃伪作陈仆射行李，云山东盗起，车驾必谋幸蜀。先以陈公走马赴任。乃树一魁妖，共翼佐之。军府未喻，亦差迎候。至近驿，有指挥索白马四匹，察事者觉其非常，乃羁縻之。未供承间而真陈仆射亦连轡而至，其妖人等悉擒缚而俟命，颍川俾隐而诛之。识者曰：“陈仆射（原本作“帝师”，据商本校改）由阉宦之力，无涓尘之效。盗处方镇，始为妖物所凭，终以自贻诛灭，非不幸也。”

唐李相瑋高才奥学，冠绝群彦，为朋党所排，洎登严廊，似涉由径。虽然，亦才授也。制下之日，刘舍人崇鲁抱麻而哭之，李相斥其祖祢，条上其事，具表论之。又以彭城先德受贿饮鸩，乃作《鸛鹑杯赋》，丑词讪切，人为寒心。朝士有识者阅其表曰：“何必多言，但（原本行“不”字，据商本校削）云倒策侧电于君前有诛，彭城子何所逃刑。”时以为然。

唐蔡京尚书为天德军使，衙前小将顾彦朗、彦晖知使宅市买，八座有知人之鉴。或一日，俾其子叔向已下备酒饌于山亭，召二顾赐宴。八座俄亦（原本作“而”据《广记》一百七十校改）即席，约令勿起。

二顾惶惑，莫喻其意。八座勉之曰：“公弟兄俱有封侯之相，善自保爱，他年愿以子孙相依。”因迁其职级。洎黄寇犯阙，顾彦朗领本军同（原本脱“同”字，据《广记》校增）立收复功，作东川，加使相。蔡叔向兄弟往依之，请叔向为节度副使，仍以丈人行拜之，军府大事皆谘谋焉。大顾（原本作“顾相”，据商本校改）薨，其弟彦晖嗣之，亦至使相。

唐陆相扈举进士，属僖宗再幸梁洋，随驾至行在。于时奔避劳止，又时当六月，而相国策名。（《广记》一百八十三引《琐言》云：“扈与中书舍人郑损同止逆旅。扈为宰相韦昭度所知，欲身事之速了，屡告昭度。昭度曰：‘奈已深夏，复使何人为主司？’扈郑损对。昭度从之，因令扈致意。榜帖皆扈所自定。其年六月，状元及第。”详略不同）尔后在翰林，暑月苦于蒸溽，同列戏（原本作“讥”，据《广记》校改）之曰：“今日好造膀天。”（原本作“天榜”，据《绀珠集》六校改）以其进取非时也。然相国文才重德，名冠一时，朝中陆氏三人，号曰“三陆”，即相国洎希声及威（原本衍“乃”字，据商本校削）三人也。

卢相光启先人伏刑，尔后弟兄修饰赴举，因谓亲知曰：“此乃开荒也。”然其立性周谨，进取多涂。著（原本无“著”字，据《广记》校增）《初举子》一卷，即进取诸事，皆此类也。策名后历扬台省，受知于租庸张浚。清河出征并汾，卢每致书疏，凡一事别为一幅，朝士至今效之。盖八行重叠别纸自公始也。唐末举人不问士行文艺，但勤于请谒，号曰精切，亦楷法于范阳公尔。其族弟汝弼尝为张相出征判官，传檄四方，其略云：“致赤子之流离，自朱邪之版荡。”自谓人曰：“天生朱邪、赤子供我之笔也。”俊迈亦有族昆之风。

唐吴融侍郎策名后曾依相国太尉韦公昭度，以文笔求知。每起草先呈，皆不称旨。吴乃析掌武亲密俾达其诚，且曰：“某幸得齿在宾次，唯以文字受眷。虽愧荒拙，敢不著力（原本作“功”，据商本校改）。未闻愆当，反甚忧惧。”掌武笑曰：“吴校书诚是艺士，每有见请，自是吴家文字，非干老夫。”由是改之，果惬上公之意也。散版出官，寓于江陵，为僧贯休撰诗序，以“唐来唯元白休师而已。”又《祭陆龟蒙文》即云“海内文章止鲁望而已。”自相矛盾，于时不免识者所讥。

唐荆州衣冠薮泽，每岁解送举人多不成名，号曰天荒解。刘蛻舍人以荆解及第，号为“破天荒”。尔来余知古、关图、常修皆（原本作“乃”，据吴鈔本校改）荆州之居人也，率有高文，连登上科。关即衙前将校之子也，及第归乡，都押已下为其张筵，乃指盘上酱瓿戏老校曰：“要校卒为者。”其人以醋樽进之曰：“此亦校卒为者也。”席人大噱。关图妻即常修妹，才思妇也，有祭夫文行于世。

唐荆州成令公洎领蔡州军戍江陵，为节度使，张

璜谋害之，遂弃（原本作“率”，据《广记》四百五十九校改）本都，奔于秭归。一夜为巨蛇绕身，几至于殒，乃曰：“苟有所负，死生唯命。”逡巡蛇亦亡去。尔后招辑户口，训练士卒，沿流而镇渚宫。寻授节旄，抚绥凋残，励精为理。初年居民唯一十七家，末年至万户。勤王奉国，通商务农，有足称焉。朝廷号北韩南郭（韩即华州韩建。成令初姓郭，后归本姓）。有孔目官贺隐者，亦返俗僧也，端贞俭约，始为腹心，凡有阙政，赖其规赞。自贺隐物故，率由胸襟，加以骋辩陵人，又多矜伐，为识者所鄙。妇翁竺知章乃饼匠也，言多不逊。又元子微过，皆手刃之，竟无系嗣。楼船之役，幕僚结舌，终致鄂渚之败，惜哉！

唐黄巢犯阙，僖宗幸蜀。张相国浚白身未有名第，时在河中永乐庄居，里有一道人（原本作“士”，据《广记》八十五校改。下同），或麻衣，或羽帔，不可亲狎。一日，张在村路前行，后有唤“张三十四郎，驾前待尔破贼”，回顾乃是此道人。相国曰：“某一布衣耳，何阶缘而能破贼乎？”道人勉其人蜀，适遇相国圣善疾苦，未果南行。道者乃遗两粒丹，曰：“服此可十年无恙。”相国得药奉亲，所疾痊愈，后历登台辅。道者亦不复见。破贼之说何其验哉。

唐薛澄州昭纬，即保逊之子也。恃才傲物，亦有父风。每人朝省，弄笏而行，旁若无人。好唱《浣溪纱》词，知举后有一门生辞归乡里，临岐献规曰：“侍郎重德，某乃受恩。尔后请不弄笏与唱《浣溪纱》，即某幸也。”时人谓之至言。有小吏常学其行步揖逊，公知之，乃召谓曰：“试于庭前学得似则恕尔罪。”于是下帘拥姬妾而观（原本衍“之”，字据《广记》二百六十六校削），小吏安详傲然，举动酷似。笑而舍之。

路侍中岩在西蜀，尝夏日纳凉于球场厅中，使院小吏罗九皋巾裹步履，有似裴条郎中。大貂遥见，促召衫带，逼（原本作“逼”，据刘鈔本校改）视方知其非，因答之。

唐张策早为僧，败道归俗，后为梁相。先在华山云台观修业，观侧有庄，其弟贇亦轻易道教，因脱袈裟服挂于天尊臂上云：“借此公为我掌之。”须臾，精神恍惚，似遭殴击，痛叫狼狽，或顿或起，如有人拖曳之状，归至别业而卒。斯人也，必党于释氏而轻侮道尊，人之无礼，自貽阴殒，非不幸也，与嘉州崔使君开尹真君石函事同（开石函，为冥官所录，夺算，见《宝室志》）。李载仁郎中目睹，为愚话之。

唐柳仆射仲郢镇郾城，有一婢失意，将婢于成都鬻之。盖巨源使君乃西川大校，累典雄郡，宅在苦竹溪。女伶具以柳婢言导，盖公欲之，乃取归其家。女工之具悉，随之日夕，赏其巧技（《广记》二百六十一作“技巧”）。或一日，盖公临街窥窗，柳婢在侍，通衢有鬻绛罗者从窗下过，召婢（原本作“婢”，据商本校改）就宅。盖公于束縑内选择边幅，舒卷揆

之，第其厚薄，酬酢可否。柳婢失声而仆，似中风恙。命扶之而去，一无言语，但令舆还女伶家。翌日而殒。诘其所苦，青衣曰：“某虽贱人，曾为柳家细婢，死则死矣，安能事卖绛罗郎乎。”蜀都闻之皆嗟叹也。清族之家率由礼门，盖公暴贵，未知士风，为婢仆所讥，宜矣哉。

唐柳玭大夫之任泸州，溯舟经马骁镇。土豪赵师儒率乡兵数千，凭高立寨，刑讼生杀，得以自专，本道署以军职。闻五马经过，乃棹扁舟，被褐衫把杖子迎接，参状云“百姓赵师儒”。亚台以其有职，非隶属邑，怪而辞之。师儒曰：“巴蜀乱离，某怀集乡人拒他盗，非敢僭幸，妄徼戎职。”亚台欣而接之，乃驻旌旆于寨中，供亿（原本作“饗”，据商本校改）丰备，钦礼弥勤。师儒亦有诗句，皆陈素心。亚台悉为和之。睹其清俭，不觉嗟叹曰：“我他年若登廊庙，必为斯人而致节察。”盖赏其知分任真也。

禅门有《祖系图》，得佛心印者皆次列之。进士有《登科记》，怀将相才者咸编缀之。而名实相违，玉石混杂，疑误后人，良可怪也。唐进士宇文翊，虽士族子，无文藻，酷爱上科。有女及笄，真国色也，朝之令子弟求之不得。时窦璠年逾耳顺，方谋继室，其兄谏议叵有气焰，能为人致登第。翊嫁（一作“聘”）女与璠，璠为言之元昆，果有所获。相国韦公说即其中表，甚鄙之。因滑台杜尚书宅遭火，几焚神枢，家人云老鼠尾曳火入库内，因而延燎。京兆谓宇文曰：“鱼将化龙，雷为烧尾。近日老鼠亦有烧尾之事。”用以讥之。葆光子尝试一僧，备语谬妄，一旦拥徒说法，自言出世，安知他日不预《祖系》乎。是则宇文翊登科，后人何以知之，悲夫！

温庭云，字飞卿，或云作“筠”字，旧名岐，与李商隐齐名，时号曰“温李”。才思艳丽，工于小赋，每入试押官韵作赋，凡八叉手而八韵成，多为邻铺假手，号曰救数人也。而士行有缺，缙绅薄之。李义山谓曰：“近得一联句云‘远比召公三十六年宰辅’，未得偶句。”温曰：“何不云‘近同郭令二十四考中书’。”宣宗尝赋诗，上句有“金步摇”，未能对，遣末第进士对之。庭云乃以“玉条脱”续也（原本作“之”，据吴鈔本校改），宣宗赏焉。又药名有白头翁，温以苍耳子为对，他皆此类也。宣宗爱唱《菩萨蛮》词，令狐相国假其新撰密进之，戒令勿他（原本脱“他”字，据《广记》一百九十九校增）泄。而遽言于人，由是疏之。温亦有言云：“中书堂内坐将军。”讥相国无学也。宣皇好微行，遇于逆旅，温不识龙颜，傲然而诘之曰：“公非司马长史之流？”帝曰：“非也。”又谓曰：“得非大参簿尉之类？”帝曰：“非也。”谪为方城县尉，其制词曰：“孔门以德行为先，文章为末。尔既德行无取，文章何以补焉。徒负不羁之才，罕有适时之用”云云。竟流落而死也。杜幽公自西川除淮海，温庭云诣韦曲杜氏林亭，留诗云：“卓氏炉前金线柳，隋家堤畔锦帆风。贪为两地行霖

雨，不见池莲照水红。”幽公闻之，遗绢一千匹。吴兴沈徽云：“温舅曾于江淮为亲表横楚，由是改名焉。”庭云又每岁举场多借举人为其假手（一作“多为举人假手”）。沈询侍郎知举，别施铺席授庭云，不与诸公邻比。翌日帘前谓庭云曰：“向来策名者皆是文赋托于学士，某今岁场中并无假托学士，勉旃！”因遣之，由是不得意也。

浙西周宝侍中博陵崔夫人乃乾符中时相之姊妹也，少为女道士，或云寡而冠帔，自幽独焉。大貂素以豪侠闻，知崔有容色，乃逾垣而窃之，宗族亦莫知其存没。尔后周除浙右，其内亦至国号，乃具车马偕归崔门曰：“昔者官职卑下，未敢先言。此际叨尘，亦不相辱。”相国不得已而容之。（此事凤翔杨少尹说之甚详。近代江南钟令内子乃卢肇员外之女也，乱离失身，弟兄有在班行者耻之，乃曰：“小娘子何不自杀而偶非丈夫也？”《仙传》有徐仙姑居南岳魏夫人坛，群僧调之，乃自颠仆。此乃修道而灵官所卫也已）末山尼开堂说法，禅师邓隐峰，有道者也，试其所守，中夜挟刀入禅堂欲行强暴，尼惮死矢志。隐峰取去相（原本作“禅”，据刘鈔本校改）服，集众僧以晓之，其徒立散。王蜀先主部将张勛暴横，鞭人之胸。典眉州，有一少尼姿容明悟，讲《无量寿经》。张欲逼辱，以死拒之，不肯破戒，因而詈骂。张乃折其齿，与其父同沈于蟆颐津也。崔氏女、末山尼以畏懦而苟全，徐仙姑用道力而止暴，讲经尼以守戒而陨命，是知女子修道亦似（原本作“以”据刘鈔本校改）一段障难，而况治容海淫者哉。孙荣舍人著《北里志》，叙朝贤子弟平康狎游之事，其旨似言卢相携之室女失身于外甥郑氏子，遂以妻之，杀家人而灭口。是知平康之游亦何伤于年少之流哉！

唐世梁太祖未建国前，崔禹昌擢进士第，有别业在汴州管内。禹昌敏俊，善接对。初到夷门，希梁祖意，请陈桑梓礼。梁祖甚喜，以其不相轻薄，甚蒙管领，常预宾次，或陪褻戏。梁祖以其有庄墅，必藉牛，乃问曰：“庄中有牛否？”禹昌曰：“不识得有（原本脱“有”字，据商本校增）牛。”意是无牛，以时俗语“不识得有”对之。梁祖大怒，曰：“岂有人不识牛？为我是村夫即识牛，渠则不识。如此轻薄，何由可奈！”几至不测，后有人言，方渐释怒。

唐右补阙张曙，吏部侍郎裴之子，祜之侄。文章秀丽，精神敏俊，甚有时称。所生母常戴玉天尊，黄巢乱离，莫知存没。或有于枯骸中头上见有玉天尊，以曙未访遗骸，不合进取，以此阻之。后于裴贻侍郎下擢进士第，官至右补阙。曾戏同年杜荀鹤曰：“杜十四仁贤大荣，幸得与张五十郎同年。”荀鹤答曰：“张五十郎大荣，幸得与荀鹤同年。”天下只闻杜荀鹤名字，岂知张五十郎耶。彼此大诮，是知虚名不足定人优劣。曙有《击瓿赋》，其警句云：“董双成青琐鸾惊（商本作“飞”），啄开珠网；穆天子红缰马解，踏破琼田。”又有《鄂郊赋》叙长安乱离，亦

《哀江南》、《悲甘陵》之比，区区之荀鹤不足拟伦。

卷五

唐大（原本作“太”，据商本校改）和中，阉宦恣横，因甘露事，王涯等皆罹其祸，竟未昭雪。宣宗即位，深抑其权，末年尝授旨于宰相令狐公。公欲尽诛之，虑其冤，乃密奏榜子曰：“但有罪莫舍，有阙莫填，自然无遗类矣。”后为宦者所见，于是南北司（原本脱“司”字，据商本校增）益相水火。洎昭宗末，崔侍中得行其志，然而玉石俱焚也已。乾符后，宫娥皆以木团头（吴鈔本作“木团颈”）。自是四方效之，唯内官各自出样。匠人曰“斫军容头”、“特进头”，至是果验也。

唐进士曹唐《游仙诗》，才情缥缈，岳阳李远员外每吟其诗而思其人。一日曹往谒之，李倒屣而迎。曹生仪（原本作“人”，据吴鈔本校改）质充伟。李戏之曰：“昔者未睹标仪，将谓可乘鸾鹤。此际拜见，安知壮水牛亦恐不胜其载。”时人闻而笑之。（世谓浑诗远赋不如不做，言其无才藻，鄙其无教化也）

李肇《国史补》云：“正元末，有郎官四人自行军司马赐紫而登粉署，省中遽之为四君子也。”唐自大中至咸通，白中令入拜相，次毕相诚、曹相确、罗相劼权使相也，继升严廊。崔相慎猷曰：“可以归矣。近日中书尽是蕃人。”盖以毕、白、曹、罗为蕃姓也。始蒋伸相登庸，李景逊尚书西川览报状而叹曰：“不能伏事斯人也。”遽托疾离镇，有诗曰：“成都十万户，抛若一鸿毛（原作‘勉若一边毛’据《广记》二百五十六校改）。”亦博陵之比也。近代吴融侍郎乃赵崇大夫门生，即世日，天水叹曰：“本以毕、白待之，何乃（原本脱“乃”字，据《广记》校增）乖于所望。”歎其不大拜，而亦讥当时（原本脱五字，据《广记》校增）也。

唐乾宁中，荆南成令公訥曾为僧，盗据渚宫，寻即贡命，末年聘辨，每事标特。初以澧朗旧在巡属，为土豪雷满所据，奏请割隶。相国徐公彦若在中书，不为处置。由是衔之。相国出镇番禺，路由渚宫，成令虽加接延，而常怏怏。僎后更席而坐，诡辩锋起。相国曰：“令公位尊方面，自比桓文。雷满者，偏州一伙草贼耳，令公不能加兵而怨朝廷乎？”成公赧焉而屈。东海文雅高谈，听之矍矍。成令虽甚敬惮，犹以岭外黄茅瘴，患者发落，而戏曰：“黄茅瘴，望相公保重。”相国曰：“南（原本衍“广”字，据《广记》二百五十七校削）海黄茅瘴，不死成和尚。”盖讥成令曾为僧也，终席惭耻之。

唐大中初，卢携举进士，风貌不扬，语亦不正，呼携为慧（平声），盖短舌也。韦氏昆弟皆轻侮之，独韦岫尚书加钦（按加钦即加敬，宋人避讳改）谓其昆弟曰：“卢虽人物甚陋，观其文章有首尾。斯人也，

以是卜之，他日必为大用乎。”尔后卢果策名，竟登廊庙，奖拔京兆至福建观察使。向时轻薄诸弟率（原本作“卒”，据《广记》一百七十校改）不展分。所谓以貌失人者，其韦诸季乎。

唐大中初，绵州魏城县人王助举进士，有奇文，蜀自李白、陈子昂后，继之者乃此侯也。尝撰《魏城县道观碑》，词华典贍。于时辞逢牧绵州，见而赏之，以其邑子延遇，因（原本衍“以”字，据商本校削）改名助，字次安，壮其文类王勃也。自幼妇刊建，薛使君列銜于碑阴，以光其文，虽兵乱焚荡，而螭首岿然。好事者经过，皆税驾而览之。助后以瞽废，无闻于世，赖河东公振发增价，而子孙荣之。其子朴仕蜀至翰林学士。

大中年，洪州处士陈陶者，有逸才，歌诗中似负神仙之术，或露王霸之说。虽文章之士亦未足凭，而以诗见志，乃宣父之遗训也。其诗句云：“江湖水深浅，不足掉鲸尾。”又云：“饮冰狼子瘦，思日鸛鹄寒。”又云：“中原不是无麟凤，自是皇家结网疏。”又云：“一鼎雄雌金液火，十年寒暑鹿裘衣。寄与东流任斑鬓，向隅终守铁梭飞。”诸如此例，不可殫记。著《癖书》十卷，闻其名而未尝见之。（或云《癖书》是钟离从事陈岳所著，今两存之）

王赞侍郎，中朝名士。有弘农杨遂者，曾到岭外见阳朔荔浦山水，谈不容口。以阶缘尝得接瑯琊，从容不觉形于言曰：“侍郎曾见阳朔荔浦山水乎？”瑯琊曰：“某未曾打人唇绽齿落，安得而见。”因之大笑。杨宰俄而选求彼邑，挈家南去，亦州县官中一高士也。

唐僖宗皇帝蒙尘于蜀，朝士未集，阙人掌诰。乐朋龟、侯翻辈虽居翰林，而排难解纷之才非所长也。高太尉镇淮海，拥兵不进，与浙西周宝不睦，表章递奏，各述短长。朝廷欲降诏和之，学士草词，殊不愜旨。前进士李端有壮笔，军容田令孜知之，召而与之语，授以毫翰。李仍请酒，饮数杯，诏书一笔而成，文藻之外乃奇辩也，深称上旨，除行在知制诰，官至省郎。旧说李绅相镇淮海，奏荐副使章服，累表不允。有一举人候谒，绅相知其文词，请撰一表，其略云：“当道地管八州，军雄千乘。副使著绿，不称其宜。”相国大喜，果以此章而获恩命也。李太尉破昭义，自草诏意而宣付翰林，至如郑文公自草高太尉诏，皆务集事，非侵局夺美也。

钱尚父始杀董昌，奄有两浙，得行其志，士人耻之。吴侍郎，越州萧山县人，举进士，场中甚有声采，屡遭维繫，不遂观光，乃脱身西上。将及苏台界，回顾有紫绶者二人追之，吴谓必遭笼罩。须臾，紫绶者殊不相顾，促遽前去，至一津渡，唤船命吴共济，比达岸，杳然失之。由是获免，尔后策名升朝。是知分定者必有神明助之。

沈询侍郎精粹端美，神仙中人也。制除山北节旄，京城诵曹唐《游仙诗》云：“玉诏新除沈侍郎，

便分茅土领东方。不知今夜游何处，侍从皆骑白凤凰。”即风姿可知也。将凝侍郎亦有人物，每到朝士家，人以为祥瑞，号“水月观音”，前代潘安仁、卫叔宝何以加此。唐末朝士中有人物者，时号“玉笋班”。（沈询字仁伟，官至丞郎，人物酷似先德所谓世济其美。又外郎班者，桀不离，亦号玉笋班也）

旧例，士子不与内官交游，十军军容田令孜擅回天之力，僖皇播迁，行至洋源，百官未集，阙人掌诰。乐朋龟侍郎亦及行在，因谒中尉，仍请中外，由是荐之，充翰林学士。张洎相自处士除起居郎，亦出子方之门，皆申中外之敬。泊车驾到蜀，朝士毕集。一日，中尉为宰相开筵，学士洎张起居同预焉。张公耻于对众设拜，乃先谒中尉，便施谢酒之敬。中尉诃之。俄而宾主即席坐定，中尉白诸相曰：“某与起居，清浊异流。曾蒙中外，既虑玷辱，何惮改更。今日猥地谢酒，即又不可。”张公惭惧交集。自此甚为群彦薄之。乐公举进士，初陈启事谒李昭侍郎自媒云：“别于九经、书、史（原本脱“史”字，据《广记》二百三十九校增）及老、庄、泊八都赋外，著八百卷书，请垂比试。”诚有学问也。然于制诰不甚简当，时人或未可之。

唐薛廷珪少师，右族名流，仕于衰世。梁太祖兵力日强，朝廷倾动，渐自尊大，天下惧之。孤卿为四镇官告使，夷门客将刘翰先来类会，恐申中外，孤卿佯言不会，谓谒者曰：“某无德，安敢辄受令公拜。”竟不为屈。泊受禅之后，勉事于梁，而太祖优容之，寿考而终也。中间奉命册蜀先主为司徒，馆中旧疾发动，蜀人送当医人杨仆射（原本脱“射”字，据商本校增），俾攻疗之。孤卿致书感谢，其书末请借肩舆，归京寻医。蜀主诃之，乃曰：“幸有方药，何不俟愈而行？”坚请且驻行轩，公谓客将曰：“夜来问此医官，殊不识字，安可以性命委之乎？”竟不服药而北归。后唐相国韦公说仕梁为中书舍人，卒于钱塘。先是，钱尚父自据一方，每要姑息。梁主以河北、关西悉为勍敌，又频失利于淮海，甚藉两浙牵掣之，其次又资贡献。凡命使臣远泛沧溟，一则希其丰遗，二则惧不周旋，悉皆拜之。钱公亦自尊大，唯京兆公长揖而已。既不辱命，识者异之，竟有岩廊之拜也。

唐杨晟始事凤翔节度李昌符，累立军功，因而疑之，潜欲加害。昌符爱妾周氏愍其无辜，密告之，由是亡去而获免也。后为驾前五十四军都指挥使，除威胜军节度使，建节于彭州，抚绥士民，延敬宾客，泊僧道辈各得其所。厚于礼敬，人甚怀之。李昌符之败，因令求访。周氏既至，以义母事之。周氏自以少年复有美色，恐有好合之请。弘农告誓天地，终不以非礼偶之。每旦未视事前必伸问安之礼，虽厄在重围，未尝废也。新理之所，兵力未完，遽为王蜀先主攻围，保守孤城，救兵不至，凡（原本脱“凡”字，据《广记》一百六十八校增）十日而为西川所破而害焉。有马步使安师建者，杨氏之腹心也，城克执之。

蜀先主知其忠烈，冀为其用，欲宽之。师建曰：“某受杨司徒提拔，不敢惜死。”先主叹（一作“嗟”）赏而行戮，为设祭而葬之。

唐天祐中，淮师围武昌不解，杜洪令公乞师于梁王。梁王与荆方睦，乃讽成中（原本脱“中”字，据《广记》一百五十八校增）令帅兵救之。于是禀奉霸主，欲亲征。乃以巡属五州事，力造巨舰一艘，三年而成，号曰和州载舰。上列厅事泊司局，有若衙府之制，又有齐山截海之名，其于华壮即可知也。饰非拒谏，断自己（原本作“其”，据刘鈔本校改）意，幕僚俯仰，不措一词，唯孔目官杨厚赞成之。舟次破军山下，为吴师纵燎而焚之，中令溺死，兵士溃散。先是，改名曰汭，汭字即水内也。水内之死，岂非前兆乎？湖南及朗州军入江陵，俘载军人百姓职掌伎巧僧道伶官并归长沙。改汭之名，和州之说，盖前定也。

唐陈敬瑄据成都府拒命，韦太尉昭度充招讨使，率东川兵以伐之。王蜀先主时为草贼，剽掠诸县，乃拥手（原本作“守”，据刘鈔本校改）下兵投掌武，署为衙内指挥使，资其爪牙也，因奏请割西川数州就临邛建节以授之。蜀主卑谦多智，事韦公甚谨。掌武量其事势终不能驾驭，况军旅之事又非所长，每欲攻城，请戎服临阵，虑矢石所及，不敢近前。掌武曰：“军人安敢无礼？”东川都显有唐吃人者，呼而戒之曰：“人肉何如猪羊？”乃赐一缗俾充肉价，他皆仿此。重围二年，蜀城已困，不日将下。一旦门外喧哗，以军粮匮乏，兵士擒曳掌武亲吏骆别驾名志（原本作“忘名”，据刘鈔本校改）者齑而啖之。由是惧罹其祸，遽托疾以西川牌印付蜀主而归朝。虽曰不武，斯亦用智自免也。

屯难之世，君子遭遇不幸往往有之。唐进士章鲁封与罗隐齐名，皆浙中人，频举不第，声采甚著。钱尚父土豪崛起，号钱塘八都，泊破董昌，奄有杭越。于是章、罗二士罹其笼罩。然其出于草莱，未谙事体，重县宰而轻郎官，尝曰：“某人非才，只可作郎官，不堪作县令。”即可知也。以章鲁封为表奏孔目官，章拒而见笞。差罗隐宰钱塘，皆畏死稟命也。章、罗以之为耻，钱公用之为荣。玉石俱焚，吁，可惜也！或云章鲁封后典苏州，著《章子》三卷行于世。罗隐为中朝所重，钱公寻倍加钦，官至给事中，享寿考，温饱而卒。

唐裴司徒璩性吝啬，廉问江西日，凡什器图障皆新其制，闭屋藏贮，未尝施用。每有宴会，即于朝士家借之。在番禺时，钟爱一女，选荥阳郑进士以婿之。才过礼期，遽属秋荐，不免随计，无何到京，寻报物故。五教念女及婿，不胜悲痛，而郑偶笑之，盖夫妇之爱未深，不解思虑，非有他故也。大凡士族女郎无改醮之礼，五教念女早寡，不能忘情，乃召门生故吏而告之，因别适人。乱伦再醮，自河东始也。元祯（一作“祜”）少监、苏涯中丞、赐紫杨批少尹与五教亲吏别驾，说皆同。

归登尚书每浴皆屏左右，自于浴斛中坐移时。或有窥者（《广记》一百六十五作“或外窥之”）见一巨龟吹水也。性甚鄙啬，尝烂一羊脾，旋割旋啖，封其残者。一旦内子于封处割食，八座不见元封，大怒。其内由是没身不食肉。斯亦愈于和峤之流也。

西川自唐刘辟构逆后久无干戈，人不习战，每岁诸道差兵屯戍大渡河，蛮旗才举，望风而溃。咸通中，长驱直抵府城，居人有扃户而拒之，蛮亦不敢扣门也。尝有一蛮迷路入广都县村墅，里人相率数百辈叫噪而逐之，蛮一回顾却走，如堵墙崩焉。自昼及暝，终不能擒致。其怯懦如此。王蜀先主时，云南寇蜀。蜀军勇锐欲吞之，俘擒啖食，不以为敌，与向前之兵，百倍其勇也。

咸通中，南蛮围西川，朝廷命太尉渤海高公骈自天平军移镇成都。戎车未届，乃先以帛书军号，其上仍画一符，于邮亭递之，以壮军声。蛮酋悉交趾之败，望风（原本作“驛”，据《广记》一百九十校改）而遁。先是，府无罗郭，南寇才临，遂成煨烬，士民无久安之计。渤海规画地势，图版筑焉。虑番酋将施，亭堠有警，乃命门僧景山（此僧多为掌武决策，人谓是庞勋漏网而更名也。商本作“景仙”）奉使入南诏宣言躬（原本作“骈”，据商本校改）自巡边。自下手筑城日，举烽直至大渡河，几九十三日，楼橹矗然，旌旆竟不行，而驛信膏粱不暇。兵以诈胜，斯之谓也。

唐天复中张道古，沧州蒲台县人，擢进士第，拜左补阙。文学甚富，介僻不群，因上《五危二乱表》左授施掾，尔后人蜀。先是，所陈《二乱疏》云：“只今刘备、孙权已生于世矣。”惧为蜀主所憾，无路栖托。泊逢开创，诚思征召，为幕僚排揔，卒不齿录，竟罹非命也。尝自筮遇凶卦，预造一穴，题表云“唐左补阙张道古墓”，后果遇害而瘞之。人有获其《上蜀主书》遗稿，极言僚寮掩其才学，不为延誉，又非违时变盘桓取祸之流也。（补阙深于象象，著书号《易题》数卷行于世）

唐贞元中，秭归人覃正夫顷栖庐岳，帅符载征召为文，竟汨没于巴巫也。或有以其文数篇示愚，辞韵挺特，风调凛然，真得武都之刀尺也，号《巢居子》，有二十卷。愚因致书于归州之衙校李玩，俾搜访之。书未达前三日，里人家藏全集者，适遇延薰而煨烬之。嗟乎！鄙于覃生异时也，苟得缮写流薰布，振彼声光，而焚如之酷，何不幸之甚也！

唐罗员外衮，成都临邛人，应进士举，文学优赡，操尚甚高。唐大顺中策名，不归故乡，时属丧乱，朝廷多故，契阔兵难，备历饥寒。蜀先主致书于翰林令狐学士、吴侍郎选书记一员，欲以桂阳应聘。外郎谓知己曰：“誓拥马通衢，服弊布衣以俟外朝，无复西归为鲁国东家丘也。”竟通朝籍，终于梁礼部员外郎也。蜀人有志者唯外郎乎？扬子云二息亡，遗体葬于蜀，与夫延陵季子何相远哉！近代李频、黄匪

躬皆岭表人，频即遣其糟糠，别婚士族，黄即三十年不返乡里，于时妻母俱在，又何心乎！

唐高测，彭州人，聪明博识，文翰纵横，至于天文历数、琴棋书画、长笛胡琴，率皆精巧，乃梁朝朱异之流。尝谒高燕公，上启事自序，其要云：“读书万卷，饮酒百杯。”燕公曰：“万卷书不易征诂，百杯酒得以奉试。”乃饮以酒，果如所言。僖皇帝幸蜀，因进所著书除秘校，卒于威胜军节度判官也。

韩昭仕王氏（原本作“蜀”，据吴钞本校改）至礼部尚书、文思殿（吴钞本作“丽文殿”）大学士，粗有文章，至于琴棋书算射法悉皆涉猎，以此承恩于后主，时有朝士李台峨曰：“韩八座事艺如拆袜线，无一条长。”时人嗤之。

唐武都符载，字厚之，本蜀人，有奇才。始与杨衡、宋济栖青城山以习业，杨衡擢进士第，宋济先（原本作“老”据《广记》一百七十八校改）死无成，唯符公以王霸自许，耻于常调怀会之望。韦南康镇蜀，辟为支使，虽曰受知，尚多偃蹇。韦公于二十四化设醮，请撰斋词，于时陪饮于摩诃之池。符公离席盥漱，命使院小吏十二人捧砚，人分两题，绕（《广记》作“缓”）步池滨，各授口占，其敏速如此。刘辟时为金吾仓曹参军，依栖韦公，特与撰《真赞》，其词云：“矫矫化初，气杰文雄。灵螭出水，秋鹗乘风。行义则固，辅仁乃通。他年良覿，麟阁之中。”洎京兆变故，彭城知留务，起雄据之意，符为其所縻，凡有代奏，愈更恭顺。刘辟之败也，幕僚多罹其祸，唯符生以笺奏稿草一筐呈高崇文相公，长揖东下，栖于庐山，即前之《真赞》可谓有先鉴也。居浔阳二林间，优游卒岁。南昌军奏请为副伴，授奉礼郎，不赴，命小僮持一幅上于襄阳乞百万钱买山，四方交辟，羔雁盈于山门草堂中，以女妓二十人娱侍，声名藉甚于时，守道循常者号曰“凶人”。（曾览符公全集，其文简举清便，入其堂奥者唯建平子章正夫乎。宋济虽有词学，其文冗泛非符之流。湛贯卒于彭山宰，墓铭即宋文也。原本“子”字空格，“乎”字讹“子”字，据商本校改。章正夫见本卷）

唐光启中，成都人侯翻风仪端秀，有若冰壶，以拔萃出身为邠宁从事。僖皇播迁，擢拜中书舍人、翰林学士，内试数题目，其词立就，旧族朝士潜推服之。僖宗归阙，除郡不赴，归隐导江别墅，号卧龙馆。王蜀先主图霸，屈致幕府，先俾节度判官冯涓候（一作“俟”）其可否。冯有文章大名，除眉州刺史，田令孜拒朝命，不放之任。鞫寓成都，为侯公軫恤，甚德之，其辟（原本作“辟”，据《广记》校改）书即冯涓候笔也。侯有谢书（原本脱“书”字，据《广记》校增）上王先主，其自负云：“可以行修笈表，坐了檄书。”（其先入蜀之小将也）

赵蕘者，梓川盐亭县人也，博学韬铃，长于经世。夫妇俱有节操，不受交辟，撰《长短经》十卷，王霸之道见行于世。

卷六

唐李绅，性刚直，在中书与李卫公相善，为朋党者切齿。镇淮海日，吴湘为江都尉。时有零落衣冠颜氏女寄寓广陵，有容色，相国欲纳之。吴湘强委禽焉，于是大怒。因其婚娶聘财反（商本无“反”字）甚丰，乃罗织执勘，准其俸料之外有陈设之具，坐赃，奏而杀之，愆无礼也。宣宗初在民间备知其屈，登极后，与二李不叶者导而进状诉冤。卫公以此出官朱崖，路由澧州，谓寄寓朝士曰：“李二十误我也。”马植曾为卫公所忌，出为外任。吴湘之事鞠于宪台，扶风时为中宪，得行其志焉。吴湘乃澧州人，颜寻归澧阳，孀独而终。旧说浙东理难，十分公事，绅相晓得五六，唯刘汉弘晓得七分，其他廉使及三四而已。盖公之才已难得也（原本作“难得也已”，据刘钞本校改）

唐裴相公休留心释氏，精于禅律，师圭峰密禅师，得达摩顿门。密师《注法界观》、《禅论》，皆相国撰序。常被毳衲于歌妓院持钵乞食，自言曰：“不为俗情所染，可以说法。”为人每自发愿，愿（原本作“每发愿”，据吴钞本校增）世世为国王弘护佛法。后于闐国王生一子，手文有相国姓字，闻于中朝，其子弟欲迎之，彼国敕旨不允也。双峰禅师聚徒千人，谈玄之盛无能及也，一旦惑于民女而败道焉，是知淫为大罚，信矣。相国李公蔚始与师善，为致一宰而已。道士文如海注《庄子》，文词浩博，恳求一尉，与夫汤惠休、廖广宣旨趣共卑也，惜哉！

丞相韦公宙出镇南海，有小将刘谦者职级甚卑，气宇殊异，乃以从犹女妻之。其内以非我族类，虑招物议，讽诸幕僚请谏止之。丞相曰：“此人非常流也，他日吾子孙或可依之。”谦以军功拜封州刺史，韦夫人生子曰隐、曰岩，隐为广帅，岩嗣之，奄有岭表四府之地，自建号曰汉，改名葵，在位经二纪而终。次子嗣。即京兆知人之鉴非谬也。

唐通义相国崔魏公铉之镇淮扬也，卢丞相耽罢浙西，张郎中铎罢常州，俱过维扬谒魏公。公以暇日与二客私款方弈，有持状报女巫与田布尚书偕至，泊逆旅某亭者。公以神之至也，甚异之。俄而复曰：“显验与他巫异，请改舍于都候之廨署。”公乃趣召巫者至。至乃与神迭拜曰：“谢相公。”公曰：“何谢？”神曰：“布有不肖子黠货无厌，郡事不治？当犯大辟，赖相公阴德免焉。使布之家庙血食不绝者，公之恩也。”公矍然曰：“异哉！某之为相也，未尝以机密损益于家人。忽一日夏州节度使奏银州刺史田钊犯赃罪，私造铠甲以易市边马布帛。帝赫然怒曰：‘赃罪自别议，且委以边州，所宜防盗，以甲资敌，非反而何。’命中书以法论，将尽赤其族。翌日，从容谓上曰：‘钊赃罪自有宪章，然是弘正之孙、田布之子。’

弘正首以河朔请（一作“诣”）朝觐，奉吏员。布亦继父之款。布会征淮口，继以忠孝，伏剑而死。今若行法论罪以固边圉，未若因事弘贷，激劝忠烈。’上意乃解，止黜授远郡司马。而某未尝一出口于亲戚私昵，已将忘之。今神之言正是其事。”乃命廊下表而见焉。公谓之曰：“君以义烈而死，奈何区区为愚妇人所使乎？”神恍然曰：“某尝负此姬八十万钱，今方忍耻而偿之，乃宿债尔。”公与二客及监军使幕下共偿其未足，代付之日，神乃辞去，自后言事不验（原本作“代付之自言事不验神乃辞去”，据吴钞本校改）。梁相国李公琪传其事，且曰：“嗟乎，英特之士负一女子之债，死且如是，而况于负国之大债乎！窃君之禄而不报，盗君之柄而不忠，岂其未得闻于斯论耶？而崔相国出人将相殆三十年也，宜哉！”

李德裕太尉未出学院，盛有词藻，而不乐应举。吉甫相俾亲表勉之，掌武曰：“好驷马不入行。”由是以品子叙官也。吉甫相与武相元衡同列，事多不叶。每退，公词色不怿。掌武启白曰：“此出之何难？”乃请修狄梁公庙，于是武相渐求出镇。智计已闻于早成矣。愚曾览太尉《三朝献替录》，真可谓英才，竟罹朋党，亦独秀之所致也。

宣宗希冀遐龄，无储嗣，幸臣多有忤旨者，懿宗藩邸常怀危栗。后郭美人诞育一女，未逾月卒，适值懿皇伤忧之际，皇女忽言得活。登极后钟爱之，封同昌公主，降韦保衡，恩泽无比。因有疾，汤药不效而殒，医官韩宗昭、康守商等数家皆族诛。刘相国瞻上谏，懿皇不听。懿皇尝幸左军，见观音像陷地四尺，问左右，对曰：“陛下中国之天子，菩萨即边地之道人。”上悦之。寇入京，郭妃不及奔赴行在，乞食于都城，时人乃嗟之。（同昌公主奢华事见苏鹗《杜阳杂编》）

唐自广明后，阉人擅权，置南北度置使，军容田令孜有回天之力，中外侧目。而王仙芝、黄巢剽掠江淮，朝廷忧之。左拾遗侯昌业上疏极言时病，留中不出，命于仗内戮之。后有传侯昌业疏词不合事体，其末云：“请开揭谛道场以消兵厉。”似为庸僧伪作也，必（高本无“必”字）若侯昌业以此识见犯上，宜其死也。

陇西李涪常侍，福相之子，质气古淡（一作“泊”）。光化中，与诸朝士避地梁川，小貂日游邻寺以散郁陶。寺僧有爽公者因与小貂相识，每晨他出，或赴斋请，苟小貂在寺，即不扃锁其房，请其宴息，久而弥笃，乃曰：“李常侍在寺，争忍阖扉乎。”或一日，从容谓小貂曰：“世有黄白之术，信乎？好之乎？”貂曰：“某虽未尝留心，安敢不信？又安敢辄好？”僧曰：“贫道之每拂曙出寺，为修功德因缘也。仰常侍德，岂敢秘惜。”小貂辞逊再三，竟得其术。尔后最受三峰朝相、四入崔相恩知，每遇二公载诞之辰，乃献银药孟子。此外虽家屡空，终不自奉，亦不传于子孙。遂平幸李璣乃嫡孙也，尝为愚话之。广成

杜光庭先生常云：“未有不修道而希得仙术，苟得之，必致祸矣。唯名行谨洁者往往得之。”即李貂之谓也。

陵相扈出典夷陵时，有士子修谒。相国与之从容，因命酒劝。此子辞曰：“天性不饮酒。”相国曰：“诚如所言，已校五分矣。”盖平生悔吝若有十分，不为酒困，自然减半也。朱秀才遂宁府人虔余，举进士，有《杨贵妃别明皇赋》最佳，然狂于酒。陇州防御使巩咸乃蜀将也，朱生以乡人下第谒之，巩亦使酒，新铸一剑，乃曰：“如何得一汉试之。”朱便引颈，俄而身首异处。惜哉！死非其所。即陆公之戏，诚哉善言也。东臯子王勣，字无功，有《杜康庙碑》、《醉乡记》备言酒德。竟陵人刘虚白擢进士第，嗜酒，有诗云：“知道醉乡无户税，任他荒却下丹田。”世之嗜酒者苟为孔门之徒，得无违告诫乎。

唐僖宗再幸梁洋，朱玫立襄王，宰相萧遘、裴澈、郑匡图等同奉之。洎破伪主，而僖皇反正，裴、郑等皆罹大辟。始具兵卫四围，矛槊森然，裴相犹戏曰：“天子之墙数仞也。”萧遘相就河中，赐毒，握之在手，自以主上旧恩，希贬降，久而毒烂其手，竟饮之而终。

唐太尉韦公昭度，旧族名人，位非忝窃。而沙门僧澈承恩，为入潜结中禁，京兆与一二时相皆因之大拜。悟达国师知玄，乃澈之师也，尝鄙之。诸相在西川行在，每谒悟达皆申跪礼，国师揖之，请于僧澈处吃茶。后掌武伐成都，田军容致檄书曰：“伏以太尉相国，顷因和尚，方始登庸。在中书则开铺卖官，居翰林则借人把笔。”盖谓此也。

唐李师望乃诸宗属也，自负才术，欲以方面为己任。因旅游邛蜀，备知南蛮之勇怯，遂上书希割西川数州于临邛郡建定边军节度，诏旨允之。乃自凤翔少尹擢领此任。于时西川大将嫉其分裂巡属，乃阴通（一作“致意”）南诏。于是蛮军为近界乡豪所导，侵軼蜀川，元戎窦滂不能遏截，师望亦寻受贬，黜陇西。（又云“因任华阳捕贼”）光化中，朱朴自《毛诗》博士登庸，恃其口辩可以立致太平，由藩邸引导闻于昭宗，遂有此拜。对扬之日，面陈时事数条，每言“臣必（原本脱‘必’字，据《广记》二百五十二校增）为陛下致之。”洎操大柄，无以施展，自是恩泽日衰，中外腾沸。内宴日（原本作“内优日”，据《广记》校改），俳优穆刀陵作念经行者，至御前曰：“若是朱相，即是非相。”翌日出官。时人曰：“拔士为相，自古有也。君子不耻其言之不出，耻躬之不逮。况唐末丧乱，天下阻兵，虽负奇才不能谋画，而朱公一儒生，以区区辩给欲整其乱，只自取辱焉。”涓缕未申，勅敌已至（原本脱四字，据《紺珠集》补）。勤教乐僮吹笙，甚为识者所责也。

唐李群玉校书，字文山，澧州人。有诗名，散逸不乐应举，亲友强之，一上而已。尝受知于相国河东裴公休，为其延誉，因进诗，授弘文馆校书，终于荆襄间。然多狎酒徒，疑其为张祜之流。李少逢善夷谿

官澧阳，备知其行止，因为纪之，乃清介高节之人，非轻率之士，疑为同人所谤。或曰曾为荆之幕下假书题谒澧吏使君，李谓艾侯曰：“小子困甚，幸使君痛救之。”以戏其姓之癖也（原本脱七字，据《广记》二百六十五校增）。州将以其轻脱，所济不厚也。又近年京兆韦沆者，衣纓旧族，亦攻古文，流落不偶而没于世。陇西李璩乃福相之曾孙也，常宰襄州乐乡（原本作“乡乐”，据吴钞本校改。按《唐地理志》襄州有乐乡，无乡乐）县。京兆侨于是邑，常来干扰，李亦只奉不厌。一旦谓李宰曰：“客有相勉，且求一邑以救饥寒。室人闻之，大怒曰：‘人唤郎为长官即得，唤我作长官夫人即不可。’”陇西闻而鄙薄，亦笑亦怒也。

先是，李远以曾有诗云“人事三杯酒，流年一局棋”，唐宣宗以其非牧人之才，不与郡守。宰相为言，然始俞允（又云“长日惟消一局棋”，两存之）。蜀相韦庄应举时，遇黄寇犯阙，著《秦妇吟》一篇，内一联云：“内库烧为锦绣灰，天街踏尽公卿骨。”尔后公卿亦多垂讶，庄乃讳之，时人号“秦妇吟秀才”。他日撰家戒，内不许垂《秦妇吟》障子。以此止谤，亦无及也。晋相和凝少年时好为曲子词，布于汴洛。洎入相，专托人收拾焚毁不暇。然相国厚重有德，终为艳词玷之。契丹入夷门，号为“曲子相公”。所谓好事不出门，恶事行千里，士君子得不戒之乎。

宣宗以政事委相国令狐公，君臣道契，人无间然。刘舍人每讦其短，密奏之。宣宗留中，但以其事规子相国，而不言其人姓名。其间以丞相子不（原本脱“不”字，据《广记》二百六十一校增）拔解就试，疏略云：“号曰无解进士，其实有耳未闻”云云，又以子弟纳财贿，疏云：“白日之下，见金而不见人”云云。丞相憾之。乃俾一人为其书吏，谨事之。紫微托（原本作“论”，据《广记》校改）以腹心，都不疑虑，乃为一经业举人致名第，受赂十万，为此吏所告，由是贬之。君子曰：“彭城公将欲律人，先须洁己。安有自负脏污而发人之短乎？宜其不跻大位也。”先是令狐相自以单族，每欲繁其宗党与崔、卢抗衡，凡是富家，率皆引进。皇籍有不得官者欲进状，请改姓令狐。时以此少之。

唐吴郡陆龟蒙，字鲁望，旧名族也。其父宾虞，进士甲科，浙东从事、侍御史，家于苏台。龟蒙幼精六籍，弱冠攻文，与颜荛、皮日休、罗隐、吴融为益友，性高洁。家贫，思养亲之禄，与张博为吴兴、庐（原本作“卢”，据吴钞本校改）江二郡倅，著《吴兴实录》四十卷、《松陵集》十卷、《笠泽丛书》五卷。丞相李公蔚、卢公携景重之，罗给事《寄陆龟蒙》诗云：“龙楼李丞相，昔岁仰高文。黄阁今无主，青山竟不焚。”盖尝有征聘之意。唐末以左拾遗授之，诏下之日疾终。光化三年赠右补阙，吴侍郎融传貽史，右补阙韦庄撰谕文，相国陆希声撰碑文，给事中颜荛书，皮日休博士为诗。皮寇死浙中。方干诗名著于吴

中，陆未许之，一旦顿作诗五十首装为方干新制，时辈吟赏降仰，陆谓曰：“此乃下官效方干之作也，方诗在模范中尔。”句（原本脱“句”字，据吴钞本校增）奇意精，识者亦然之。薛许州能以诗道为己任，还刘德仁卷，有诗云：“百首如一首，卷初如卷终。”讥刘不能变态，乃陆之比也。

颜给事薨谪官，没于湖外，尝自草《墓志》，性躁急不能容物，其志词云：“寓于东吴，与吴郡陆龟蒙为诗文（原本作‘论’，据《广记》二百三十五校改）之交，一纪无渝（原本作‘逾’，据《广记》校改）。龟蒙卒，为其就木至穴，情礼不缺。其后即故谏议大夫高公丞之、故丞相陆公庾，二君子于薨至死不变。其余面交皆如携手过市，见利即解携而去，莫我知也。复有吏部尚书薛公贻矩、兵部侍郎于公兢、中书舍人郑公撰，三君子者，余今日已前不变，不知异日见余骨肉孤幼复如何哉。”

司空图侍郎撰《李公碾行状》，以“公有出伦之才，为时辈妒忌，罹于非横。其平生著文有《百家著诸心要文集》三十卷、《品流志》五卷、《易之心要》三卷、《注论语》一部、《明无为》上下二（一作“三”）篇、《义说》一篇，仓卒之辰焚于贼火，时人无所闻也，惜哉！《阳春白雪》，世人寡和，岂虚言也？”葆光子曰：“唐代韩愈、柳宗元泊李翱、李观、皇甫湜数君子之文，陵轹荀孟，糠粃颜谢，其所宗仰者唯梁浩补阙而已。乃诸人之龟鉴而梁之声采寂寂，岂《阳春白雪》之流乎？是知俗誉喧喧者宜鉴其滥吹也。”

白太傅与元相国友善，以诗道著名，时号元白。其集内有诗《挽元相》云：“相看掩泪俱无语，别后伤心事岂知。想得咸阳原上树，已抽三丈白杨枝。”泊自撰《墓志》云：“与彭城刘梦得为诗友”，殊不言元公，时人疑其隙终也。郑文公畋与卢相携亲表也，阉阉相齐，词学相均，同在中书，因公事不叶，挥霍间言语相挤诟，不觉砚瓦翻泼。谓宰相斗击亦不然也，竟以此出官矣。

古者阉官擅权专制者多矣，其间不无忠孝，亦存简编。唐自安史已来，兵难荐臻，天子播越，亲卫戎柄皆付大阉，鱼朝恩、窦文场乃其魁也。尔后置左右军、十二卫，观军容、处置、枢密、宣徽四院使，拟于四相也。十六宫使皆宦者为之，分卿寺之职，以权为班行备员而已。供奉官紫绶入侍，后军容使杨复恭俾其襦笏宣导，自弘农改作也。严遵美，内褐之最良也，尝典戎，唐末致仕，居蜀郡，鄙庸庸夫时得亲狎。其子仕蜀至合门使，曾为一僧致紫袈裟。僧来感谢，书记所谢之语于掌中，方属炎天，手汗模糊，文字莫辨，折腰（一作“行膝”）而趋，汗流喘乏，只云“伏以军容”，寂无所道。抵掌视之，良久云：“貌寝人微，凡事无能。”严公曰：“不敢。”退而大咤。严公物故，蜀朝册赠命，给事中窦雍坚不承命。虽偏霸之世亦不苟且，士人多之。

唐罗给事隐、顾博士云俱受知于相国令狐公。顾虽鏊商之子，而风韵详整，罗亦钱塘人，乡音乖刺。相国子弟每有宴会，顾独与之，丰韵谈谐，莫辨其寒素之士也。顾文赋为时所称，而切于成名，尝有启事陈于所知，只望丙科尽处，竟列名于尾株之前也。（令狐召学士话于梁震先辈，愚于梁公处闻之）罗既频不得意，未免怨望，竟为贵子弟所排，契阔东归。黄寇事平，朝贤议欲召之，韦贻范沮之曰：“某曾与之同舟而载。虽未相识，舟人告云：‘此有朝官。’”罗曰：“是何朝官！我脚夹笔亦（原本脱“亦”字，据《广记》一百八十四校增）可以敌得数辈。”必若登科通籍，吾徒为秕糠也。”由是不果召。诗人方干亦吴人也，王龟大夫重之，既延入内，乃连下两拜。亚相安详以答之，未起间，方又致一拜，时号“方三拜”也。

梁李相国琪，唐末以文学策名，仕至御史。昭宗播迁，衣冠荡析，因与弘衣杨玢藏迹于荆楚间。杨即溯蜀，琪相盘桓于夷道之清江，自晦其迹，号华原李长官。其堂兄光符宰宜都，尝厌薄之。琪相寂寞，每临流跋石，摘树叶而试草制词，吁嗟快怏而投于水中。梁祖受禅，征入，拜翰林学士，寻登廊庙。尔后宜都之子彬羁旅渚宫，因省相国，乃数厥父之所短而遣之矣。

唐杜荀鹤尝游梁，献太祖诗三十章，皆易晓也，因厚遇之。泊受禅，拜翰林学士，五日而卒。朱崖李太尉奖拔寒俊，至于掌诰，率用子弟，乃曰：“以其谄练故事以济缓急也。如京兆者，一篇一咏而已，经国大手非其所能。幸而殁逝，免貽伊耻也。”制贬平曾、贾岛，以其僻涩之才无所采用，皆此类也。

唐昭宗劫迁，百官荡析，名娼伎儿皆为强诸侯有之。供奉弹琵琶乐工号关别驾，小红者，小名也。梁太祖求之，既至，谓曰：“尔解弹《羊不》（原本作“阳下”，据吴钞本校改）采桑乎？”关伶俯而奏之。及出，又为亲近者俾其弹而送酒，由是失意，不久而殁。复有琵琶石深者，号石司马，自言早为相国令狐公见赏，俾与诸子渙、沔（原本作“胤”，据吴钞本校改。按《宰相世系表》有渙、沔，无胤）连水边作名也。乱后人蜀，不隶乐籍，多游诸大官家，皆以宾客待之。一日会军校数员饮酒作欢，（原本脱“作欢”二字，据吴钞本校增），石深以胡琴擅场，在坐非知（原本作“别”，据吴钞本校改）音者，喧哗语笑，殊不倾听。深乃扑槽而诉曰：“某曾为中朝宰相供奉，今日与健儿弹而不蒙我听，何其苦哉！”子时识者亦叹讶之。丧乱以来，冠履颠倒，不幸之事何可胜道？岂独贱伶云乎哉？

唐乐安孙氏，进士孟昌期之内子，善为诗，一旦并焚其集，以为才思非妇人之事，自是专以妇道内治。孙有《代夫赠人白蜡烛》诗（原本“诗”字在“赠”字上，据《广记》二百七十二校改）曰：“景胜银钗香比兰（一作“自古清香胜蕙兰”），一条白玉逼

人寒。他时紫禁春风夜，醉草天书仔细看。”又《闻琴》诗曰：“玉指朱弦轧后清，湘妃愁怨最难听。初疑飒飒凉风动，又似萧萧暮雨零。近若流泉来碧嶂，远如玄鹤下青冥。夜深弹罢堪惆怅，雾湿丛兰月满庭。”又《代谢崔家郎君酒》诗曰：“谢将清酒寄愁人，澄澈甘香气味真。好是绿窗明月夜，一杯摇荡满怀春。”又台州盘嶰（商本作岷）村有一妇人萧惟香，有才思，未嫁，于所居窗下与进士王玄宴相对，因奔聊。复淫冶不禁，王舍于逆旅而去。遂私接行客，托身无所，自经而死，店有数百首诗。所谓才思非妇人之事，诚然也哉！闻于刘山甫。

卷七

唐襄阳孟浩然与李太白交游。玄宗征李入翰林，孟以故人之分，有弹冠之望，久无消息，乃入京谒之。一日，玄宗召李入对，因从容说及孟浩然，李奏曰：“臣故人也，见在臣私第。”上令急召，赐对，俾口进佳句，孟浩然诵诗曰：“北阙休上书，南山归敝庐。不才明主弃，多病故人疏。”上意不悦，乃曰：“未曾见浩然进书，朝廷退黜，何不云‘气蒸云梦泽，波动岳阳城？’”缘是不降恩泽，终于布衣而已。宣宗索赵嘏诗，其卷首有《题秦皇》诗，其略云：“徒知六国随斤斧，莫有群儒定是非。”上不悦。（或云孟郊、王维于翰林，今两存之）

唐相国郑繁虽有诗名，本无廊庙之望。尝典庐州，吴王杨行密为本州步奏官，因有遗阙而笞责之。然其儒儒清慎，弘衣常重之。昭宗时，吴雄据淮海，朝廷务行姑息，因盛言郑公之德，由是登庸，中外惊骇。于时皇纲已紊，四方多故。相国既无施展，事必依违。太原兵至渭北，天子震恐，渴于攘却之术，相国奏对，请于文宣王谥号中加一“哲”字。其不究时病率此类也。同列以其忝窃，每讥侮之，相国乃题诗于中书壁上，其词曰：“侧坡蛆昆仑，蚊子竟来拖。一朝白雨下，无钝无喽啰。”（商本作“婆罗”）意者以时运将衰，纵有才智亦不能康济，当有玉石俱焚之虑也，时亦然之。相国《题老僧》诗云：“日照西山雪，老僧门未开。冻瓶粘柱础，宿火焰炉灰。童子病归去，鹿麕寒入来。”常云：“此诗属对可以称衡，重轻不偏也。”或曰：“相国近有新诗否？”对曰：“诗思在灞桥风雪驴子上，此处何以得之？”盖言平生苦心也。

李程以《日五色赋》擢第。为河南尹日，试举人，有浩虚舟卷中行《日五色赋》。程相大惊，虑掩其美，伸览之次，服其才丽，至末韵“侵晚水以芒动，俯寒山而秀发”，程相大诃曰：“李程赋且在，瑞日何为到夜秀发？”由是浩赋不能陵迈。

唐进士来鹏诗思清丽，福建韦尚书岫爱其才，曾欲以子妻之，而后不果。尔后游蜀，夏课卷中有诗